《畫史》集註(六)
第一六一條—第一百七十條

古原宏伸*

【161】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眾枝亂葉之背。石竅圓潤，上有一貓兒，余惡畫貓，數欲剪去。後易研與唐林夫、蔣長源以二十千置筌畫狸貓，顫葥荷甚工。

〈校異〉　《山林》圓潤作員潤。顫葥荷無顫，作葥荷。甚工作甚二。二當為誤。數欲剪，在《汪珊》中無數。並無後易研與唐林七字。

〈資料〉

徐熙風牡丹圖

風牡丹為描繪在風中顫動的牡丹花瓣或葉。盛行於當時，有關於徐熙黃筌筆作品的紀錄。

宋、范成大《范石湖詩集》卷二十四〈題徐熙風牡丹二首〉〈紫花〉

蕊珠仙馭曉驂鸞，道服朝元露未乾。天半剛風如激箭，綠綃飄蕩紫綃寒。

由此詩可知正吹著強風。

此外，《畫史》中尚有一例。

121 王晉卿昔易六幅黃筌風牡丹圖與余。

葉幾千餘片

內府收藏中有以下的徐熙畫。

《宣和畫譜》卷七　〈徐熙〉　〈千葉白蓮圖〉

花只三朵

朵為枝，有花的枝。

---

* 日本奈良大學名譽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竅圓潤，上有一□兒，…，後易研與唐林夫

圓潤的用法也見於書法。

《海岳名言》　智永臨集千文，圓潤秀勁，八面具備，有真蹟，在唐坰處。

牡丹下，有一□兒

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富貴花狸圖〉頗富盛名。 (圖 161—1)貓為繩索所牽，為寵物貓。描繪的貓與牡丹中，又添加了蝶。由於貓蝶與耄耋同音，許多的〈耄耋圖〉作為具有長壽不老意義的吉祥圖畫題而為人所好。(圖 161—2) 在日本也有土佐光起(一六一七—九一)的畫作。(圖 161—3)

通常貓一定畫在花的下方，而宋代的李靄之則獨自將貓繪於藥苗中。

《宣和畫譜》卷十四　李靄之，華陰(陝西)人。尤喜畫貍，蓋世之畫□者，必在花下，而靄之獨畫藥苗間。豈非幽人逸士之所屬，果不為紛華盛麗之所移耶。今御府所藏十有八，〈藥苗戲□圖〉一、〈醉貍圖〉一、〈藥苗雛□圖〉一、(下略)

唐林夫

唐坰，林夫為其字。江蘇錢塘人。《畫史》107、「唐詢，字彥猷，始作□心凸研」

中可見唐詢的字。神宗熙寧初年支持王安石新法，為安石所好。不過後來由於其人品有輕率之嫌，雖然並未遭受諫官除任，但因此懷恨在心，轉而誹謗安石。唐坰提出的彈劾因激越而受到非難，貶為潮州(廣東)別駕，移監吉州(江西)酒稅而卒。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附傳〉 唐坰者，…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上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石為之請去。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朝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此卒官。

此事米芾當有所聞。雖然米芾對於有關唐坰言行的評價，一時頗感同情，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來似乎完全否定。米芾在下列的記載出處不明，其中雖然有所省略，但可以得知唐坰孤立的情況。而米芾也沒有掩飾同情。

《書史》28　送劉太沖序，碧牋書，為誤收卷去，坰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illegible]，字減去。

唐坰父詢也好孤獨。唐坰的性癖或許近於其父。

宋《王荊公詩集》〈李壁注勘誤補正〉卷二、〈次韻唐彥猷華亭十詠〉唐詢，為御吏時，怒吳育而附賈昌朝，詢少刻厲自修，已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悅官妓，取以為妾。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滬水燕談，唐彥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為意。公退居，一室蕭然，終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

關於唐坰的收藏米芾有如下的記載。

《書史》28　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並同葬矣，亦可歎息矣。

《宋章待訪錄》66　柳公權書柳尊師墓誌，右真蹟，在錢塘唐坰處。

《書史》45　唐坰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是暮年真[illegible]。

《同》75　余先於唐坰處，易得右軍〈尚書帖〉。

《同》87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illegible]一卷，　①見唐坰言，余未見。

又與蘇黃有所交游。蘇軾與黃庭堅都認為唐坰為一書家。

《東坡題跋》卷五　〈書唐林夫惠諸葛筆〉…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又求僕行草故為作此數紙，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

《同》〈書唐氏六家書後〉②　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

黃庭堅《山谷題跋》　〈跋唐林夫書〉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為此林夫得意書也。…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

---

① 蘇台文，不明。張從申為唐進士及第、大理司道。好正行書，多書碑文，李陽冰撰篆額，時人稱之二絕。大曆(七六六－七七九)以後代徐季海，獨步江淮，得到很高的評價。(宋、朱長文《墨池編》〈唐、竇臮述書賦注〉)

② 六家為智永、歐陽率更、褚遂良、張旭、顏真卿、柳公權等六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筌畫貍

貍為貓、野貓。米芾所見的是否為此圖不得而知，不過有宋李石《方舟集》〈題黃筌牡丹花下〉。該詩中提及沈括所說的「正午眼」。

>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書畫〉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丞相正肅吳公，③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眼，黑眼如線，此正午眼也。」

相同的記載可見於宋陳鵠《耆舊讀聞》卷九、宋彭乘《墨客揮溪》卷一。

顫勒荷甚工

勒為白蒿，顫勒為受風吹而顫動的蒿。

> 《廣雅》〈釋草〉(疏證)　勃，白蒿也。
>
> 《爾雅》〈釋草〉(注)　白蒿也，北海謂之旁勃。(圖 161—4、5)

荷為蓮之意，但與白蒿的關係不明。或者勒荷為薄荷？

薄荷為藥草之一。高二三尺，葉為卯形，葉端呈尖狀，葉片邊緣作鋸齒狀。秋天盛開淡紫色花。莖與葉均有香氣。(《三才圖會》卷十、《本草綱目》卷十四)(圖 161—6、7)

【162】

薛紹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鶺鴒，謂之金盆鶺鴒。豈是名畫？可笑！又收〈吳王斫鱠圖〉。江南衣文金冠，右衽紅衫，大榻上背擦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衽。

〈校異〉　《美術叢刊》將右衽誤作石衽。《汪珊》將薛紹彭作蘇郎中。

〈資料〉

薛紹彭

參考 24 條。

---

③ 吳育，字春卿(一〇〇四—五八)，浦城(陝西)人，慶曆中(一〇四一—四八)拜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山西)卒，謚正肅。　(《宋史》卷二九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金盆鵪鴒

金盆為金製之盆，關於其使用方法有以下的例子。

《南史》卷七十八　〈海南諸國、扶南國傳〉　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

另有關於此圖的資料。米芾借了此畫卻未歸還。

南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三、〈鵪鴒帖〉　余家舊有花下一金盆，旁一鵪鴒，謂之金盆鵪鴒者是已。頃在都城，為元章借去，久不肯歸，余比得巨源書。聞元章下世，大可痛惜，此畫亦不知流落何處，使人嗟歎之不足。

又傳有黃筌筆的同題畫作。

宋、王明清《揮麈前錄》卷一　李和文遺事又云：「其家書畫最富，…黃筌〈金盆鵪鴿〉，…皆冠世之寶。」

《圖畫見聞志》卷一〈論黃徐體異〉　黃居寀，…多寫禁[illegible]所有珍禽瑞鳥，今傳世桃花鷹鶻、金盆鵪鴿、孔雀龜鶴之類，是也。

上述資料所見，鴿與為了浴水而作的金盆相組合，似乎設定了構圖。為浴水而作的金盆，也可以由明、嚴嵩的書畫目錄《天水冰山錄》中「黃筌金盆浴鴿圖、二軸」的記載來理解。

有黃筌筆〈金盆鵪鴿圖〉的例子。　(圖 162—1) 樹幹的畫法顯示了此圖為與明代呂紀同時期的作品。　(臺北王世杰所藏書畫目錄，《藝珍堂書畫》，二玄社，一九七九年)

在以下的題畫詩中也顯示了鴿與為浴水而作的金盆的關係。

《歷代題畫詩類》卷百十一　元、岑安御〈牡丹鵪鴿圖〉　淛院朱闌覆錦裯，百花開盡牡丹春。粉毛雙鴿多馴狎，對浴金盆不避人。

〈金盆鵪鴿圖〉為名家必定收藏的名作。

宋、楊萬里《誠齋揮麈錄》卷上　李和文遺事又云：「其家書畫最富，有吳道子〈天王〉、…黃筌〈金盆鵪鴿〉、右軍〈聖教序〉。」

內府的收藏如下。

宋、楊王休《宋中興館閣儲藏圖畫記》　④

---

④ 吳辟疆《書畫書錄解題補甲編》　宋中興館閣儲藏一卷，余氏書畫錄載此編於別見，蓋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花竹翎毛三百十一軸，…黃居寀杏一、望仙躑躅一、寫生花二、…一牡丹金盤鶉鴿一。以上圖畫，慶元五年十一月□書，監楊王休劄子契勘本省見圖畫餘准御前降下收藏…，至嘉定三年六月並用堂印畢。

董其昌曾在一幅沈周所作的〈金盤鶉鴿〉(當與〈金盤鶉鳩〉相同)上加上題跋。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二　〈題沈啟南畫冊〉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要叔能之。余所藏〈勘書圖〉，學李昇，〈金盤鶉鴿〉學周昉，皆有奪藍之手。

不過，前述內府的《書畫目》尚有疑慮。

鶉鳩

鳩的一種，近似家鴿呈灰色。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鶉鴿，灰色無鏑項。

豈是名畫，可笑

沒有像米芾這般斷定美術品評價的批評家。在宋代米芾鑑賞的實力就已經受到尊敬。

宋、陳鵠《耆舊續聞》卷九　然余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無如唐彥猷、元章。

吳王

關於吳王，參照 86 條〈吳王避暑圖〉。吳王夫差為西元前五世紀春秋五霸之一，相關的青銅器發掘甚多，在此介紹其中最富盛名的兩件。圖 162—2 為傳河南輝縣琉璃閣出土的吳王夫差鑑，高四十四・八公分，口徑七十六・五公分。器身飾有三段蟠虺文，最下段配置有二十蟬文。有一對虎首銜環耳，之間尚有兩個虎形耳。虎的前足揪著口緣，伏腰而舉尾，當是飲水姿態的造型。鑑的內側有二行十二字的銘文。

吳王夫差擇厥吉金，自作御鑑。

圖 162—3 為〈吳王夫差矛〉，一九八三年於湖北江陵馬山出土。長二十九・五、寬三公分。雖然發現過不少夫差的武器，矛則僅有這一件。長二十九・五公分。通身飾有由兩條斜格線所形成的菱形文，中央有鎬。下側的兩面有

其僅列品目，疑出於圖書集成之節刪也。余按：此編首尾於《佩文齋書畫譜》、《圖書集成》，蓋從書畫譜迻錄者，…餘俱刪去，誠如余氏所言，顧此則當屬完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獸首，有二行八字的銘文。

吳王夫差，自作用。(圖 162—4)

斫鱠

斫為切，鱠為生魚絲，細切的生肉。可見於宋代的畫像磚。(圖 162—5)　飾有高髻的侍女穿著斜格紋裙與左上衣，並捲起袖子。桌上淺底的盆(盥)中有大魚。其右側有三條插著柳枝的小魚，侍女的腳旁放著裝滿水的。桌前有燒著火的爐灶，上有滾著沸水的鍋。是在任何家庭都可以見到的日常生活的情景。

鱠的美味深為當時人所好。聚會時必定會宴請鱠。由這種喜好產生了許多逸事與傳說。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四　〈夢鱠〉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斫鱠為勤，其操刀者，名之鱠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學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鱠。一日忽夢登對，已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鱠縷一盤為賜，食之美甚，既覺忽念其味。(下略)

王安石〈書任村馬鋪〉　冰盤鱠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還東馳。

晉、張翰因為想食吳中鱸魚之鱠而辭官的故事最富盛名。(圖 162—6)

劉義慶《世說新語》〈識鑒第七〉　張季鷹(張翰的字)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

吳王斫鱠圖

此畫題為在吳王面前釣魚，垂釣的方法為不可思議的幻術。關於米芾所見者應為同一畫作，有留下略為詳細的記錄。

董逌《廣川畫跋》卷四　今畫者之意，不涉江湖，取於殿庭，其知得魚尚矣。汲水引緡連之，得一鰡魚歸前。饔人膾之，獻於王，群臣列官以次受食，謂〈吳王斫膾圖〉。…則吳王斫膾，其傳久矣。

上述董逌故事的原型可見於《神仙傳》。

晉、葛洪《神仙傳》卷九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吳王與先主論鱠魚何者最上，象曰：「鯔魚為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耳，但令人於殿中庭方者。」水滿之，象即索釣餌起釣之，無綸於滔中，不食頃得鯔魚，先主驚喜。…仍使廚人切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先主問曰：「蜀使不來，得薑作鱠至美，此間薑不及也。…」 象曰：「易得耳，願差一人。」并以錢五十文付之，象書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如言，騎杖須臾已到成都。…此人買薑還廚中，鱠始就矣。(圖 162—7)

同樣的記載可見於《太平廣記》卷七十六〈方士〉。

有關斫鱠幻術的故事，更改了人名而流傳。

黃庭堅《山谷外集》卷五　〈鱸魚斫鱠庶為漿〉(注：漿為汁)　後漢左慈在曹操坐，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缺吳松江鱸魚。」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出一鱸魚。又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庶漿見上。

吳王斫鱠幻術的故事尚有續篇。夫差將食剩的魚肉丟棄河中，即化為膾狀的小魚游於水中，因而將此魚命名為膾餘。在《搜神記》中吳王夫差改為其父闔閭。

晉、干寶《搜神記》　江東名餘膾者，[5]昔吳王闔閭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中流，悉化為魚。今吳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筋，猶有鱠形。

上述闔閭的故事在《太平廣記》卷四、六十四〈吳餘鱠魚〉中，改作吳王孫權。在宋、高丞《事物紀原》〈蟲魚禽獸部〉〈膾殘〉，則主角變成越王句踐，小魚的名稱改為王餘魚。

此外，幻術是否伴隨斫鱠則不明，不過關於〈斫膾圖〉或〈斫鱠圖〉有以下的資料。

宋、周密《雲煙過眼錄》下〈陳氏所藏〉　顧愷之〈吳王斫膾圖〉，紙畫，後有元祐丙寅四字，及乾卦印、紹興小璽。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　房從真，成都人也。〈陳登斫鱠圖〉(原注，陳登，字元龍，江蘇邳縣人，漢末官廣陵太守，後拜伏波將軍)

《東坡題跋》卷五　〈王右軍斫膾圖〉　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膾圖〉。」予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今魯直又怪畫師不能得逸少高[illegible]，

---

[5]《畫史》與《廣川畫跋》以外，皆將斫鱠作斫膾。

《孟子》〈盡心〉下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

此外，鱠被視為世上至高的美味，流傳了許多相關的奇異故事。可參考以下資料。

《西陽雜俎》卷十五〈諾[illegible]記〉下。

《同》〈支諾[illegible]〉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豈不難哉？…紹興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其次的〈唐玄宗斫膾圖〉中，雖然畫面的構成不明，但似乎有幻術的內容。

《宣和畫譜》卷六　杜庭睦，不知何許人也，…復喜寫故實，畫〈明皇斫膾圖〉。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偏安佚豫〉　紹興十三年，張俊解兵柄，封清河郡王，敕建甲第。二十一年冬十月，高宗幸其第，供進御筵，…有御寶畫十軸，…杜庭睦〈明皇斫膾〉。

關於斫膾的料理法有唐代的資料。

唐、段成式《西陽雜俎》卷七　〈酒食〉　膾法，鯉一尺，鯽八寸，去排泥之羽，…用腹肭拭刀，亦用魚腦，皆能鱠縷不著刀。

又同書中載有斫膾名手的故事。

其所作之肉，細薄如絹，似乎會為風所吹動，為眾人所好的奇術。

《同》卷四　〈物革〉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膾，穀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

斫膾的名手受到讚賞。

唐、劉肅《大唐新語》卷十一　隱太子嘗至溫湯，李綱以小疾不從，獻生魚者，太子召饗者鱠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為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於是送絹兩百疋以遣之。

右衽

衽一作衽，為衣襟。著衣時衣襟在左前方被視為野蠻人的卑俗。

《論語》〈憲問〉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矣(披髮不戴冠)。(疏) 衽，謂衣衿，衣衿向左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髮左衽。

《尚書》〈畢命〉　四夷左衽。(傳)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

不過圖 162—8 洛陽金村戰國墓所出土的銀製胡人像，可作為支持《論語》這有名說法的資料。直到洛陽金村戰國墓所出土的銀製胡人像為止，公元後既有左衽也有右衽，並無一定的著衣原則。圖 162—9 為舊南薰殿所藏的〈顏回像〉，為左衽。這當是表現了繪製時代(或為清朝)的風俗。

圖 162—10 為完成了空前治水工程的蜀太守李冰的石像，於一九七四年在四川都江堰的河中所發現。在石像的右側，李冰的襟與兩袖上有銘文。李冰雖為漢人卻著左衽之服。

圖 162—11 為河北省望都縣縣城東郊一公里處，所葉村所發現的後漢末磚室壁畫墓。關於墓主有人認為是後漢順帝宦官浮陽侯孫程(一三二年歿)。一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二年與五五年所發掘。圖中的文官為右衽。

圖 162—12 為山東省高唐縣東堌河出土的綠釉廚俑(料理者)，頭戴頭巾，著左衽短衣。不知是漢人或胡人。

圖 162—13 為甘肅省嘉峪關西晉墓(三—五世紀)的鷹獵圖。著衣皆為左衽。

圖 162—14 為宋仁宗皇后，著衣為左衽。並不限於此圖，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代皇后像的真宗、哲宗后像皆為左衽 (圖 162—15)。此外，廣為人知的〈蘇軾像〉(圖 162—16)亦為左衽。由此看來，在宋代左衽似乎是一般的風俗。〈元太祖成吉斯汗像〉(臺北故宮博物院)雖為左衽，但是在陝西省戶縣賀氏墓所出土的元代侍女、馭者的陶俑皆為右衽(圖 162—17)。此外在明刊本《三才圖會》中所收的人物像皆為右衽，古代人物像中也沒有任何左衽的例子。

由此可知，像這樣的右衽與左衽並非意識到《論語》的倫理觀，只不過是權宜地依照慣習的結果。

大榻

榻為椅、寢臺。

《釋名》〈釋牀帳〉　人所坐臥曰牀，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圖 162—18、19)

背擦兩手

「兩手並握於頸後。」未見其它使用擦手的例子，可能是米芾自創的用語。

紅衫

衫為單層的衣物，單衣。

《釋名》〈釋衣服・衫〉　衫，芟也，芟末無袖端也。

芟為割草之意。端部被切除，無袖端。短袖的單衣。

《釋名》〈釋衣服〉　齊人謂衫而小袖曰侯頭，猶言解瀆，臂直通之言也。

齊人將窄袖的衫稱為侯頭。手臂可直接穿通之意，為附有筒狀袖的單衣。

黃能馥、陳娟娟編著《中國服裝史》(中國旅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中有如下的說明。

衫，沒有袖頭的上衣，分襯在裡面所穿的短小的衫。…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戴笠帽，穿圓領衫，腰束組帶，騎驢的文人。(圖 162—20)

《同》交領單衫為交領右衽，大闊袖身長過膝，前襟交錯相掩。(圖 162—2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3】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轅，駕一馬，車輪略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自執綏。馬有群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時。」四馬，轅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作一隊，內一隊背持鐃，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校異〉　《山林》，自執誤為目執。《美術叢書》與《美術叢刊》將有𩵦誤作有群。《山林》、《王氏》、《百川》之外，諸本皆作裾。背持鐃，《山林》作皆持鐃。

〈資料〉

濟州，山東鉅野縣。

朱浮墓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安徽)人。初隨漢光武帝轉戰，為幽州牧，相當於北方的護衛。建武二年(二十六年)任舞陽侯，與漁陽太守彭寵有嫌隙，遭兵士三萬人攻擊而殘敗。不過彭寵因部下反亂被殺，因而脫逃。司執金吾、父城侯(河南)。建武七年(三十一年)轉太僕卿，同二十年任大司空，同二十五年為新建侯(河南)。明帝永平年間(五十八－七十五年)遭受誣告，天子大怒而賜死。(《後漢書》卷六十三)

以上的官歷並未符合 163 條畫像石上的「令」或「京兆尹」。武帝時更改光祿勳為郎中令，令為郎中令的略稱。令與統括長安十二縣的京兆尹均未出現在朱浮的經歷之中。米芾所說的這件畫像石是否就是朱浮墓的遺物，非常令人懷疑。宋人已經提出疑問。

> 宋、洪括《隸續》第十〈魯峻石壁殘畫象〉　後漢志列侯會耕祠，導從中有鮮明卒。朱氏(米氏之誤)《畫史》，朱浮墓石壁人物，有鮮明隊，或者不能細認先賢姓字，但見鮮明數牓，遂謂是朱浮墓辟象，非也。子前書以功曹史門下督殘畫，為朱浮墓中物，亦非也。

車馬行列石刻原來是墓中墓主人生前顯達的記錄，可以說是近於紀念照。

(圖 163－1、2)

姑且不論車的形制或行列的規模究竟有多忠實，這裏的行列是用來裝飾墓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意圖在於表現墓主生前的榮耀，深受眾人所羨的社會地位。⑥

不過刻石中的文字並非總是附屬於車馬行列畫像，而顯示官職者更少。例如

君為荊州刺使時　(李剛石室殘畫像)

為九江太守時　(魯峻石壁殘畫像)

此君車馬，君為都□時，為督督時　(武氏石刻)

等等主要的例子。⑦在此，令人再度懷疑石刻的墓主是否為朱浮。也有可能石刻本身已經格套化，隨意地刻上官職。

不過米芾雖然論及濟州(山東省鉅野縣)，但是沒有提到朱浮的足跡以及出生地、歿處、任官之地。

平生隨品所乘

在日常生活中，依照官位等級的規定乘馬。

府君作令時

府君(墓主)任令時的車馬。

曲轅、轅小曲

轅為長杆。由大車箱下的兩側所伸出的二條木柄，前端裝有軛，以駕馭牛、馬的頸部。《說文》轅，輈也。《說文通訓定聲》轅，大車、柏車、羊車皆左右兩木，曰轅。　(圖 163—3)

有曲線或略為彎曲的長杆。

車輪略離地上

參照圖 163—4。車馬疾走時看來似乎如此。

一蓋坐一人

蓋為架在乘用馬車的輿上，如傘狀的遮蓋物。(圖 163—5) 通常為二人的乘具，乘坐一位御者的例子很少見。　(圖 163—6) 看起來雖然只有一人，但是另一人應該只是被擋住。

---

⑥ 林巳奈夫〈後漢時代の車馬行列〉《東方學報》第三十七號，一九八六，一八九頁。

⑦ 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第七，十一之二，一七九七。另外參考林巳奈夫前引文附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梁冠

古代製梁時將梳形的中央撐高，上部的彎曲物統稱為梁。漢以後的冠有一至七梁。

《後漢書》〈輿服志〉進賢侯冠，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 參考 (圖 163—7、8)

面與馬尾平對

「人物的臉部與馬尾高度相同。」

自執綏

綏為乘馬車時的韁繩。《文選》〈子虛賦〉 繆繞玉綏 (郭璞注) 綏，登車所執。(圖 163—9)

上述說明依據前引林巳奈夫的論文。不過由於有以下的引注，圖 163—9 中垂至馬尾者是否為綏並不清楚。

《禮記》卷十四〈明堂位〉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鄭玄注)四者旌旗之屬，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

《禮記》卷二十〈雜記〉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鄭玄注) 綏當為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

不過，《禮記》中將綏訂正為緌的看法並不適用於《畫史》。

有 遮其尾

《美術叢書》將誤作群。為裙的別體字，裙為裳的下擺，此處指剪開的布。將馬尾尖端以布塊纏繞，成為圓狀凸起物則稱之為「紛」。

《說文》 紛 馬尾韜也。

韜為隱藏之意。為了防止馬尾毛凌亂而用來纏繞之物。

(圖 163—10、11)

儀衛多有

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上所刻的車馬行列，為紀念墓主威容與盛儀所編成的護從隊伍。 (圖 163—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曰鮮明隊

鮮明的字義不明。不過如果參考以下的資料，其意當為「裝飾華美的儀杖衛士」之意。並無法由線畫的畫像區別出來。

《漢書》〈王吉傳〉　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

《後漢書》〈禮儀志〉　列侯會耕司，導從中鮮明卒。

宋、邵博《聞見後錄》　王陽車馬極鮮明。

並非鮮明隊，而是有鮮明騎的榜題之畫像石的記錄。 (圖 163—13)

宋、洪括《隸續》第十七〈魯峻石壁殘畫像〉　此石上下三橫，首行一牓云：「祠南郊從大駕出時。」次有大車，帳下騎，鮮明騎，小史騎凡十六，牓大車之上，一牓三字。 ⑧

背持鐃

鐃為鑼。軍隊中所使用的小鐘。雖然沒有持鐘的例子，但是有持鉦(鐘的一種)的實例。 (圖 163—14)

背雖然一作皆，但是背、皆均不通。

【164】

唐人輭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為美。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耆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𩊱，所以裹帽必用𩊱子約髮，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幞頭巾子中。𩊱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于門，背取下掠子，𩊱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為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為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為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為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為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為重禮，無則為無禮，不知今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為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毋追同，今頭巾若

⑧ 另外關於〈魯峻碑〉，王旭《金石粹編》卷十五〈漢十一〉有〈司隸校尉魯峻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為漣水，古徐州境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著，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曰：「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也。

〈校異〉　《山林》將竊感作初惑。《王氏》將君子留意之君子作史子、《津逮》則作士子。客去復如是，《山林》欠是。不知今之士服，《山林》作不知古之服。《山林》、《津逮》將山東舉人作山東舉子。黃袍服，《山林》誤為黃袍仗。另外《山林》中欠「如山東」至「皮冠大袖」的二十一字。

關於衣冠這一條參考古原的論證。

〈米芾畫史考釋〉(五)《奈良大學大學院年報》第二號，一九九七年。

〈資料〉

這是在《畫史》中最困難的一條，在《畫史》中也歸類為長文的項目。為幾乎沒有文字異同的特例，由文字上也不容易得到解釋的線索。另外就服飾史而言，比對傳世品、出土遺物與文獻並不容易。米芾所理解的服飾與現代我們的認識之間具有落差，並不相同。令人無法理解的原因，亦可由其中推測為米芾所命名卻不通行於當時的衣冠名稱，如花頂頭巾、逍遙巾等而略知一二。

因此必須注意的是，這條中的官吏衣冠並非說明普遍的現象。米芾在這條中由於有必須辯明的緣由，因而寫出難解而特殊的論說。有關他特殊的衣冠，在當時甚為著名，並持續到後世。

宋、蔡肇〈米元章墓志銘〉　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

元、元懷《拊掌錄》　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鞾，當時人遂目之為卦影。

明・何良俊《何氏語林》　元祐間米芾元章者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涴。已而坐轎，為頂戴所礙，遂徹去(轎之蓋)，露帽而坐。

就上述唐冠、俗帽、高簷帽等記載所見，米芾所穿戴的衣冠並非同一種。就與這條並無直接關係的事項雖然很多，不過核心為他所戴的鹿皮冠，他並辯護此冠的權威與意義。這恐怕與他在揚州或京師的時候皮冠成為話題有關。為了避開對於他的批評與責難，因而有必要加以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

上面的兩句話包含了希望他人能寬大理解自己奇行的願望。由於他的不遇，同時代的人也有同情他奇行的言論。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五，米芾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名聲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既不偶於俗，故為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

米芾在周遭的反感與批評中持續其生涯，其中尤其是關於最晚期的大觀元年

蔡肇〈墓志銘〉　遂擢為禮部員外郎，復以言者罷，知淮安軍。

遷任的騷動，米芾拼命地辯解(後述)。

這造成了對於先前他所期望的任用書畫學的障礙，使他必須辯解對於怪異衣冠的評論。應該是為在這種狀況下而寫了這一條。這條中可見到許多衣冠或器具的名稱。清朝人關於他的博學有善意的批評，不過由現代的觀點來看未必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畫史〉，又時因畫及而論及他事，中有辨古制一條最精，及作故事畫不可知者。

唐人軟裹

軟裹為軟裹[illegible]頭的略稱。相對於使用堅硬材質的硬裹[illegible]頭，為採用絹、紗、羅、皮革等柔軟材質所製作的冠。

裹為包覆之意。[illegible]頭在漢代為裹頭的頭巾。自幅巾出現開始，在三世紀初的後漢末年，王侯貴族以幅巾為雅，戴冠者隨之消失。

南京西善橋南朝大墓所出土的磚刻壁畫，八人所戴的頭飾中四人為幅巾，三人結髻，一人散髮未見頭飾。這顯示五世紀左右尚未定型為士民的常服。

(圖 164—1)

軟裹[illegible]頭為以羅或絹製成巾子，用來包覆頭髮。外形並不固定，將兩腳綁於頭上，另外兩條結於頭後部，多餘的部分下垂。唐裝的四腳均為採用軟帛的軟腳。穿戴者走動時，兩腳隨風飄動，以其文雅之趣而受到喜愛。

宋、程大昌《演繁露》十二，〈[illegible]頭垂腳不垂腳〉[illegible]頭起於後周，一名四腳，其制裁紗覆首，盡韜其髮，兩腳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腳，其改為硬腳，史不載所始，故莫知其的自何時也。

宋、王得臣《麈史》上　〈禮儀〉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注：後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武帝作四腳，傳為折上巾)。以餘帛折之而上繫，今謂之[illegible]頭小腳，其所垂兩腳，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為兩闊腳，短而銳者，名牛耳[illegible]頭。(圖 164—2)　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為展腳者，今所服是也。

以下為有關[illegible]頭作為庶人常服的流傳經過。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　[illegible]頭，本名上巾，亦名折上巾，但以三尺皁羅後裹髮，蓋庶人之常服，沿至後周武帝(後周興於九五〇年，為宋滅於九六〇年)裁為四腳，名[illegible]頭。以至唐侍中馬周，更與羅代絹，又令重繫前後，以象三儀，兩邊各為三撮，取法三才，百官各士庶為常服。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一八)制定[illegible]頭之後，則天武后天授二年(六九二)以降，藉由朝廷主導的方式不斷推出新形的[illegible]頭而流行。　(圖 164—3、4、5)

巾子

[illegible]頭下包髮之物。

唐封演《封氏聞記》五，〈巾[illegible]〉　周武帝裁出腳，後[illegible]髮(注：[illegible]為束之意圖)，故俗謂之[illegible]頭，[illegible]頭之下別施巾，象古冠下之幘也。巾子之制皆方平，仗內即頭小而圓銳，謂之內樣。

宋，王得臣《麈史》上，〈禮儀〉[illegible]頭，…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

[illegible]頭藉由變更巾子的造形而能自由地調整髮型。[illegible]頭形制之多樣，來自於巾子具有多樣的形式。如果沒有巾子，則頭髮只能如幅巾一般地包覆。陝西西安羊頭鎮李爽墓（六六八年）墓壁畫中的男侍以長軟布包裹頭髮，僅在向後垂下的長布表現出他的愛好裝扮。　(圖 164—6)

關於巾子的材料有如下的記載。

宋‧王得臣《麈史》卷上　巾子，先以結藤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為之。…後取其輕便遂徹其楮，作料紗布。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為之，謂之紗布。

《宋史》〈輿服志〉　[illegible]頭，一名多上折巾，起自後周，然止以軟帛垂腳，隋始以桐木為，唐始以羅代繒。…國朝之制，其初以藤織草巾子為裏，紗為表，而塗以漆，後惟以漆為堅，去其藤裏，為前一折，平施兩腳，以鐵為之。

不過，上述的[illegible]頭急忙脫戴時使用不便。因此以木作山形來固定外形，用紗、羅、絹等包裹，而製作出以黑漆來完成的硬裹[illegible]頭。這正是木圍裹頭。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三，唐末喪亂，自乾符(七二六)後，宮娥宦官，皆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木圍頭。以紙絹為襯，用銅鐵為骨，就其上製成而戴之，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鏡繫裹也。

《圖畫見聞志三》卷一，〈論衣冠異制〉　隋朝…次用桐木黑漆為巾子，裹於[illegible]頭之內，前繫二腳，後垂兩腳，貴賤服之，而烏紗帽漸廢。

木圍頭的巾子不需要拭油或火熨，以其便利而受到歡迎。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二，僕同院司空監，木圍裹頭于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

木圍頭的流行甚至造成了工匠製作個人用的造型並接受訂貨。

《新唐書》〈五行志〉　乾符五年(八七八)，雒陽人為帽圍，皆冠，軍士所冠者，又內臣有刻木象頭，以裹[illegible]頭，百官效之，工門如市。度木斫之曰：「此斫尚書頭，此斫將軍頭，此斫軍容頭，近服妖也。」

雖然木製巾子尚未發現，但是以膠與漆所作的巾子出土自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 (圖 164—7) 如果沒有巾子，決對無法產生均整美麗的髮型。(圖 164—8、9)到了宋代，將竹插入金屬蕊以代替四腳。

皮弁

鹿皮冠與皮弁形制相同。不過皮弁最為難解。關於其形制有以下的資料。

《後漢書》〈輿服志〉　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也。(注，素積為白裳。因為腰部有衣摺而稱為積。)

皮弁為出仕朝廷的常服。

《禮記》〈玉藻〉皮弁以日視朝。

皮弁冠同於委貌冠。

《後漢書》〈禮儀典〉　委貌冠，亦皮弁冠，其形如圓，傾斜，後高前低。

宋、聶崇義認為不似委貌冠。

聶崇義《三禮圖》卷三，《漢志》云：「委貌與皮弁冠同制，…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則與進賢之遺象，皮弁之同制者，遠異也。其梁正因阮氏之本而圖，委貌與前三法形制殊，臣崇義詳此委貌之四狀，蓋後代變亂，法度隨時造作，古今之制或見乎文。張(注，張鎰)氏僅得之矣，今並圖之形右，冀來哲所擇。 (圖 164—12)

聶崇義認為歷代皮弁自由製作，其形式不一，並希望後世學者來定奪。如其所言，皮弁的形制隨著時代而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皮弁可分為三類，分別是因為並未裝有堅硬蕊狀物而下垂的後漢皮弁、⑨先端有凸摺的宋代皮弁、如梁冠一般的明代皮弁。(圖 164—13、14、15、16、17、18)。米芾所戴的鹿皮冠應該是類似圖 164—15、16 的皮弁。

圖 164—13 的出土地如下：

（1） 信陽長台關，瑟漆繪畫，春秋後期
（2） 同上
（3） 漆繪小箱，平壤王盱墓
（4） 沂州畫像石
（5） 山東武氏祠，左石室
（6） 《三禮圖》
（7） 山東兩城山畫像石

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illegible]頭巾子中，[illegible]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

這一段為描述接待賓客脫去冠帽時，整髮的工具、禮節與心得。「賓客到來時說請讓我梳髮，然後脫去皮冠，梳髮的下方並置於後，塞入[illegible]頭巾子中，以[illegible](小櫛)整髮，走至賓客前。賓客回去後再戴回。」其意義如上，不過該禮節與態度均為極普通的日常生活舉止，為何非寫這段文字不可則令人難以理解。客至，…，客去…」近於《禮記》與《儀禮》的文體。米芾的意圖或在於製作模仿古典的擬古文。類似的文體可舉兩例。

《禮記》〈曲禮上〉 凡與客人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人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同》〈曲禮上〉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此外，上述的禮儀就宋代官僚的冠，木圍[illegible]頭而言是不可能的。這裏所說的冠巾應該是米芾個人特殊的服飾。再一次，此文為米芾為其冠巾所作的辯解。

⑨ 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七六，六四－六五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于門背取下掠子，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為大不謹也。

不著冠帽未整頭髮而會見長上為不敬。並沒有發現有關上述米芾所言髮飾禮節的資料。不過由於低頭兩腳必然下垂，可見到當不下垂時被視為不敬的故事。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二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備，乃士流之最也。柳玭出官瀘州郡，洎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進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之子省之，亞台迴面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即君」堅云不識，莫渝尊旨。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低頭腳乎？固宜見忘，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此即君垂下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

掠子必帶，所以裹帽，則必用子約髮。

與梳並為櫛的總稱。粗目者為梳，細者為。(圖 164—19、20、21)

漢、劉熙《釋名》〈釋首飾〉梳曰其齒疏數(注：密之意)曰比(注：與通)。比梳其齒稍數，又曰細相比。

掠子可將兩鬢導入巾或幘。又稱為導或刷。(圖 164—22)

《釋名》〈釋首飾〉 導者，導櫟(櫟為靠上之意)，令入巾幘中。

刷，帥（率領之意）也。帥髮之長短，皆令從上。

後來與掠子相混同。

明、周祈《名義考》亦整髮，即今掠子。掠為以手披上之意。

〈宋僧德洪跋山谷字〉　魯女有遺荊釵而泣者，路人笑曰：「以荊為釵易辦，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舊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荊之情。」

方見用紫羅，為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

額子為纏頭布(圖 164—23)，婦人用者稱為勒子(圖 164—24)。尚未見到《畫史》中所言紫羅(薄衣、彩衣)的纏頭布。

自隋唐以來對於冠服用紫有嚴格的規制，庶民不得使用。宋太宗時曾經許可。

《宋史》〈輿服制〉　士庶人車服之制，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年)…李昉奏，近年品官綠袍，及舉子白襴下皆服紫色，亦請禁之。…端拱二年(九八九年)，詔縣鎮場務諸色公人并庶人、商賈、伎術、…不得服紫。…至道元年(九九五年)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許庶人服紫。

宋夢得《石林燕語》卷六　國朝既以緋紫為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雖燕服亦不得用紫，蓋自唐以來舊矣。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舉故事，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皂，公吏工商伎術通服皁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寬衫與軍伍窄衣，皆服紫，沿習之久不知其非也。

河南省登封縣白沙鎮的三座宋墓中，第一號墓東壁下方有「元符二年九月日」的紀年，第二號墓出土了天禧通寶、熙寧元寶銅錢各一枚。⑩白沙位在首都汴京東北百餘里，亦近於洛陽。元符二年(一〇九九年)米芾四十九歲，由江蘇漣水軍知歸於潤州甘露寺的自宅。白沙宋墓墓壁畫與《畫史》的這條資料同時性甚高。墓主並非士人而是商賈，運送錢緡的佣人、馬丁或門衛均著軟裹的[illegible]頭，也可見到白折上巾。(圖 164—25)　約二十人的夫役或樂人、伶人的服飾，無疑地表現了當時一般的景象。將此視為「蓋闕禮樂」，則是米芾的美學。白沙宋墓的壁畫有助於於了解《畫史》中有關服飾的記載。

舉人始以紫紗羅，為長頂頭巾，垂至背。

西安南郊羊興鎮李爽墓墓壁畫中的男侍，以類似幅巾狀的布包裹頭部，雖有長腳的布垂至背(圖 164—6)，但並非長頂頭巾。立於墓主夫婦中間的長男所戴的應該是長頂頭巾(圖 164—26)。該壁畫為元符二年(一〇九九)，米芾四十九歲時所繪製。報告書中稱「童髻之端，系青帶」，並未言頭巾。⑪

黔首

庶民的總稱。黔為黎，頭髮黑。另一說為包覆頭部的黑巾。

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

花頂頭巾的名稱未見於文獻。可能是米芾個人所命名。以下為我個人的推測。白沙宋墓壁畫中的高頭圓巾的額頭上可見一枚六瓣花飾(圖 164—27)。 報告書的作者宿白認為應該是則天武后天授二年賜給群臣的高頭巾子。根據宿白，咸陽底張灣第十九號墓(天寶三載，豆盧建墓)所出土的男俑巾子，以及

⑩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九頁。

⑪ 宿白《同》，五八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河南鄭州出土的宋陶俑[illegible]頭的前額，均有相同的花飾。

雖然並非如同圖 164—27 一般的[illegible]頭，有更加華麗的花冠。 (圖 164—28)

其他可見到的均為樂舞伶人的頭冠。例如河南省焦作新李封土墓地出土的加彩侍者，或是飾有牡丹花束的山西省襄汾縣永固村金代墓所出土的樂伎俑。(圖 164—29、30)　圖 28、29、30 的各俑當與白沙墓的花頂頭巾不同。

今士服大帶拖紳

紳為禮服用的大帶，結於前而下垂。 (圖 164—31、32、33)

《說文》〈段玉裁注〉　古有革帶，…後加之大帶，紳則大帶垂者也。

《禮記》〈玉藻〉　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 (鄭氏注) 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

《論語》〈衛靈公〉　子張書諸紳 (集疏)邢昺云：「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

拖為拉緊之意。

《論語》〈鄉黨〉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臥病中，君主前來探視時，頭部向東，將禮服置於衣服上並引大帶，以會見君主。)

衣用裹肚勒帛則為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

裹肚為圍裙、腰帶。勒帛為著背子時的束腰帶。

《宋史》〈儀衛志〉用銅革帶者，以勒帛令代。

圖 165—32 為元祐九年(一〇六四)所鑄。當時米芾司河南中岳廟監祠廟之任。雖然不是文人而是武人像，但上述引文寫下了關於這尊銅像的觀察。

半臂

內官所用的短袖衣。據說始於隋代。與後來的背子相混淆。

宋、高丞《事物紀原》〈衣裘帶服部，半臂〉　隋大業中，內官(注，宮中官署的官吏)多服半臂，除卻長袖，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間，或曰綽子，士人競服，隋始制之也。 (圖 164—34)

背子

著於朝服衫子(汗衫)上的衣物。袖較衫為短，大袖，身與衫同(圖 164—35、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據稱此制始於秦，宋代的袖僅較衫略寬。

宋、高丞《事物紀原》卷三〈衣裘帶服部、背子〉　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加背子，其制袖短於衫，身與衫齊，而大袖。今又長與裙(注，裳的下擺)齊，而袖纔寬於衫，蓋自秦始也。

宋、程大昌《演繁露》十二〈背子〉　今人服公裳，必內以背子，背子如狀單襦祫襖，特加其裾長，直垂至足耳。

稍作幅巾、逍遙巾

可能是輕便外出用的頭巾。逍遙巾的稱呼未見其他實例，形制亦不明。以下為相近的例子。

宋、陶穀《清異錄》　後唐莊宗，同光年間(九二三－九二六)即位。…尚衣進御巾裹，名品日新。令伶人所預，猶有合其儀製，曰聖逍遙，安樂巾。

〈陶淵明像〉畫中人物所戴的頭巾可能即為逍遙巾。　(圖 164－37、38)

宋太祖的頭巾也是幅巾，應該作為軍事用或一般活動之用。　(圖 164－39)　此外，在明代稱為「漢末士人之服」。(圖 164－40)

余為漣水

漣水為江蘇漣水縣。米芾在紹聖四年四十四歲時擔任漣水軍使，同年四月末作〈漣水軍唐侍御廟記〉。

漣水為船運要地。

宋、蘇舜欽《蘇學士文集》卷十三〈漣水軍新[illegible]記〉　斡鹽榷茗，歲轉數十百萬，民[illegible]鱣蟹稻之饒，以是舟相銜不絕。

漣水水路所經的路線如下。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第二二九卷〈漣水部彙考〉　漣水源，今胡廣寶慶府城東八十里之龍山東北，流六十里至長沙府湘鄉縣，南流會側水，又合數十水至湘壇縣湘鄉河口，入于湘江。

古徐州境

徐州為江蘇銅山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鹿楮皮冠

以白鹿皮與紙所作之冠。

此古俗所著

在鹿皮冠下包著巾為米芾的著衣哲學。⑫米芾之外也可見到對於不戴巾子者視為無禮的批評。

宋、史[illegible]祖《學齋佔畢》　古有冠無巾，非無巾也，蓋巾子唯，冪尊罌瓜果用，不如首，起後漢郭林宗折角巾(注：見《後漢書》郭泰傳)。至近代，反以為禮，戴冠不巾者，為非禮。

漢刻從者巾，與殷毋追同

殷毋追

殷夏后氏的緇布冠。緇布冠

《儀禮》〈士冠禮〉(鄭玄注)　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

其形制雖然多樣，不過《三禮圖》與《三才圖會》表現了最簡單的形制。追為堆，因似山丘狀隆起而命名。 (圖 164—41、42)

《禮記》〈郊特牲〉　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鄭玄注)毋追，讀為牟堆。

(疏)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

《三才圖會》中曾論及唐巾 ([illegible]頭)似毋追。

宋、聶崇義《三禮圖》卷三，舊圖云：夏曰毋追 (原注：音牟堆)，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代轉以巧意改新，而易其名耳。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殼以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廣四寸、高三寸。毋堆制與周委貌同，…。又《漢志》云：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原注：毋追有覆杯之狀)，但古法難識。

《畫史》中也有記載，由此可知米芾相當感興趣。

《畫史》 154　仲尼曰：「吾殷人也，生於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

現在雖然章甫與毋追的形制相混，難以區別，但至少可得知米芾有深入了解的這一個事實。

漢代畫像石中的侍者巾未必全都是殷毋追，巾幘甚多。在米芾的時代相關資

⑫ 與米芾記載相近的例子如下。江蘇徐州後漢墓(八六年)所出土的畫像石中，所戴的冠上綁著有蝶結的巾。〈徐州發現東漢元和三年畫像石〉《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九期，圖八、下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料應該甚少。

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

「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是沒有根據的看法。可能是看到後來蕭翼御史的畫所做的判斷。

縫掖

將袖的下方與兩腋縫合的服裝，也稱為縫腋。

《後漢書》〈輿服志〉　禮記，孔子衣縫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

在上述的《禮記》中有以下的一節。《圖畫見聞志》〈論衣冠異制〉中也引為注記。

《禮記》卷四十一〈儒行〉　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著黃衣大袖，

蕭翼為唐太宗時的監察御史。受敕命而騙取越僧辯才的王羲之〈蘭亭序〉而歸，這故事十分著名。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　〈蕭翼〉太宗以翼為監察御史，充使取王羲之蘭亭序真蹟於越僧辯才。翼初作北人南遊，一見款密，留宿，設缸面酒。…酣樂之後，探韻賦詩。…既而以術取其書以歸。

圖 164—43 為傳閻立本筆〈蕭翼賺蘭亭圖〉的局部。蕭翼與辯才對坐(圖 164—44)。畫的原絹殘破不堪，由膝以下與背的後半部的原絹已失，不過卻著《畫史》中所言的黃衣大袍。此外，頭戴五代宋初的軟裹[illegible]頭。《宣和畫譜》中另有唐人作品的記載。

《宣和畫譜》卷六 吳侁，不知何許人也。傳其〈蕭翼蘭亭圖〉，人品輩流，各有風儀，披圖便能想見，一時行記，歷歷在目。信乎書畫之並傳，有所自來也。

〈蕭翼賺蘭亭圖〉除了知名的台北故宮本之外，尚可見到派生本與摹本，也有現代張大千的作品。元代錢選、明代鄭重、清代丁觀鵬的〈賺蘭亭圖〉中，看不見台北本坐於中央，表情不和悅的執事，也未見蕭翼的[illegible]頭與唐代的舉子。(圖 164—45、46、4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衣大袖 (圖 164—49) ⑬

在以下的宋人筆記中稱蕭翼的冠為烏紗帽，關於服色其一並未明言，另一記載則稱白色。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六　翼至越(注，浙江紹興縣)，舍於靜林坊客舍，著紗帽大袖布衫，往謁辯才。

宋、吳曾《辨誤錄》卷下　〈閻立本畫蕭翼賺蘭亭書〉　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書于豫章，以上將題，蓋所畫書生狀，至於白襴衫馬鞾。

吳曾認為書生的衣服與老僧張頤(辯才的侍者)改變的服色「皆非也」。他引用《法書要錄》的一節並推斷「此畫書生的白衣等皆與事實相違，傳稱閻立本為偽託。」《法書要錄》的記載與《畫史》以及台北故宮博物院本相符。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何延之〈蘭亭記〉　尚書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湖南)，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注：落魄狀)得山東書生之體。

引用吳曾的結論。

吳曾《辨誤錄》卷下，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頤皆失實，恐非閻筆，托閻以。傳世者也。

清、胡敬寫過關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本的劄記。

清、胡敬《西清劄記》卷三　嘉慶二十年七月七日，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卷〉，絹本設色畫。老僧執佛據榻，侍者在側，一書生披黃衫相嚮坐，與僧討語，帽恭而態機變，…圖中印記漫漶。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卷二所收，〈閻立本畫蕭翼賺蘭亭圖〉中載有陸務觀《會稽志》中的吳說、傅朋跋與嘉靖十九年十一月朔的文徵明跋。不過其中同樣僅有流傳經過，未見有關於冠的記載。

山東舉子

出身山東，在鄉里考試(鄉試)合格，具備參加京城會試資格的人物。米芾此句取自《法書要錄》。

---

⑬ 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州南宋黃昇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簡介可見於〈福州南宋黃昇墓〉，《考古》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辯才

智永為王羲之第五子、徽之孫，也就是王羲之七世的末孫。據說辯才自智永獲得〈蘭亭序〉，時年八十餘歲。關於〈蘭亭序〉至唐太宗為止的流傳經過，何延之〈蘭亭記〉(《法書要錄》卷三所收)中有詳細的說明。　(圖 164—50)

用證未軟裹，曰襴也。

襴為襴衫，有下擺的衣。 (圖 164—51、52)

《宋史》〈輿服志〉　襴衫，以白細布為之，圓領大袖，下施橫襴為裳，腰間有辟積(注，衣摺)。進士及國士生，州縣生服之。

《同》〈輿服志〉　中興，士大夫之服，大抵因東都之舊，而其後稍變焉。一日深衣、二日紫衫、三日涼衣、四日帽衫、五日襴衫，…進士制則[illegible]頭、襴衫、帶。

高丞與米芾同為元豐年間人，稱襴衫為舉子之服。

宋、高丞《事物紀原》〈冠冕首飾之部〉　襴衫，唐制曰，馬周以三代布深衣，因于其下著襴及裙。名襴衫，以為上事之服，今舉子所衣者，襴衫之始也。

郭若虛關於襴有以下的說明。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論衣冠異制〉　三代之際，皆衣襴衫，…晉處士馮翼布衣大袖，周緣以皁，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隨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

襴衫與襴袍的形制均受到胡服的影響。右[illegible]、圓領、袖窄而長，袖無緣。作為士人的常服或官服。 ⑭

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

有關李白畫像的記載與詩文可見於宋、董逌《廣川畫跋》卷五，〈書李太白畫像〉、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卷二，〈小本李白寫真〉、蘇軾〈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詩、《東坡詩話錄》卷上〈坡所作太白畫像詩〉等。不過其中並未言及衣冠。以下的資料中，畫中的李白像著緋袍或白衣烏紗巾，未見黃衣大袖。

宋、袁文《甕牖閒評》卷五，建中靖國間，饒德操題周昉畫李白詩云：「烏紗布，白苧袍，岸巾攘臂方出遨，此本最佳。今畫李白者，作緋袍，其服色未為深害，但裏用白夾(注：夾為夾衣，袷)。」

---

⑭ 周峰《中國古代服裝參考資料》隋唐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四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詠題畫李白真〉　蓋謂建中靖國間，饒節德操首詠吳少卿家所藏周昉畫李白也。…德操詩云：「…，今辰乃拜先生畫，烏紗之巾，白紵袍，岸巾攘臂方出遨。」

上文中所見的烏紗帽與[illegible]頭相同，只是材料為烏紗、黑色薄絹。 (圖 164—53)

宋、陸游〈入蜀記〉卷三　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氅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

此外，現存二件〈李白事蹟圖卷〉中所繪的李白，均戴[illegible]頭著白衣。 (圖 164—54、55)　其次，程大昌曾看過陸游所見的李白像，認為「以白袍為是」。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六〈李白墓〉　前有小祠堂，甚草草繪李白像，布袍裹軟腳[illegible]頭，不知其傳其真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不曾得官，則所衣白袍是也。

明、徐良〈李白騎鯨圖〉中李白的[illegible]頭與前述程大昌所言不同，為硬腳[illegible]頭。此外，在明代可見到著披巾的李白像，與上述例子均不相同。 (圖 164—57)

【165】

又有〈麟鳳圖〉，半篆半隸，以九字九行為率云：「惟永建元年秋十月，饗時山陽太守河內孫君見碑不合禮，掾重造，記初瑞象麟鳳。」其銘辭曰：「漢威德中興，即政，二年，辛酉之節，首歷四十，青龍起云云，三年季春，爰易立碑石，順禮典文，九九度數，萬世長存。」又一云：「天有奇鳥，名曰鳳皇。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皆不隱藏。漢德巍巍，永布宣揚。天有奇獸，名曰麒麟。時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修身。聞愆來善，明明我君。」不知九字九行之數合何典，必有識者。麟鳳狀一角直上，高如足翹，如惡馬，鳳冠高尾長，甚可怪也。余題曰：「非篆非科璞己雕，形容振振與蕭蕭。曾因忠厚方周德，坐想訏謨覽舜韶。漢德已衰還應孽，魯邦既弱不為妖。虛齊自是驚人玩，不勝雄狐逐怒鵰。」

〈校異〉　鳳皇，與《美術叢書》、《美術叢刊》相同。其他諸本作鳳凰。《山林》瑞象作瑞像，銘辭作辭銘，典文作文典。名曰作命曰，九字九行作九字。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九度數作九九應度數。缺識者麟至惡馬的十六字。《歷代論畫名著匯編》將秋十月作秋七月。

聞愆來善，諸本同。洪适《隸釋》及拓本(圖 165－1)中作闕愆采善。以後者為是。

存有相當於《畫史》此條的石刻畫像與拓本。⑮不過畫與文字皆為後代重新再刻。

雖然無法得知原圖，但是作為校定文字資料異同的資料而言十分珍貴。

〈資料〉

又有〈麟鳳圖〉

此條記錄了刻有麒麟、鳳凰的漢代畫像與其贊文。米芾並沒有試圖要讓讀者容易了解，而是複雜地來理解整體。在此要參考後代金石家的記載以考察文章的構成。

1、關建碑的緣由如下。

「永建元年(一二六)，山陽太守河內孫君以舊碑不合於禮，決定再建。」

2、如下述，出現瑞象。

「永建二年，現青龍。」

3、翌年，永建三年三月重建石碑。

以上的建碑、銘記刻於石碑背面(宋、洪适《隸釋》卷十六)。

接著由「其銘辭曰」以下至「萬世常存」，同樣接著刻在上述的碑銘中(《同》)。「又一云」以下至「明明我君」為止，為刻在石碑正面麟鳳各圖之下的贊文。(圖 165－1)

其次由「不知九字九行之數」到「甚可怪也」為米芾對於碑文的看法。

由「余題曰」至末尾為米芾的題詩。這是《畫史》中最難解的詩，並未收於《寶晉英光集》。

關於〈麟鳳圖〉，由於「雖然漢安帝時甚多，但未見於永建年間」，宋人曾懷疑此瑞象可能出自杜撰。

宋、趙明誠《金石錄》卷十四，〈漢麟鳳贊並記〉　右漢麟鳳贊，其上刻麟鳳像，各為贊附于下。又別有記云：「永建元年秋七月(原注，七字筆劃類十字，蓋右本

⑮ 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編》 一九一七年。其後改題為《中國美術史雕塑編》，由圖書刊行會再版，一九八〇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殘缺難辨，秋無十月，當讀七也。)山陽太守河內孫君新刻瑞像麟鳳，最後有銘，銘凡五句，句九字。按漢史，安帝時，頗有鳳凰麒麟之瑞，而順帝永建中則無之，不知孫君刻此碑，何謂也。」

關於此〈麟鳳圖〉有以下的資料。

宋、洪适《隸釋》卷十六，〈麒麟鳳凰碑〉，又有山陽麟鳳之物，共一石，像下有贊云：「天有奇鳥，名曰鳳凰，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皆不隱藏，漢德巍巍，分布宣揚。」

又云：「天有奇獸，名曰麒麟，時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脩身，闕愆采善，明明我君。」

碑陰有記云：「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河內孫君新刻瑞像」

最後有銘辭，皆篆文也。

清、葉弈包《金石錄補》卷四　〈漢麒麟鳳凰碑〉

右碑凡二石，其像高二尺餘，刻麒麟鳳凰，較他刻，二瑞甚奇，各以二字題其上，字頗大而古，非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所刻之碑也。

洪适稱「碑共一石」，葉弈包則言「凡二石」。宋清之間碑石可能有斷裂。此外葉弈包提及圖上有二大字題記「較永建元年為早」，不過大村西崖調查時，題記似乎已經不存。

此外，只有米芾表現出對於「非篆非科」這樣奇特古樣字體的興趣，洪适僅說「甚可怪也」、「自是驚玩人」，率直地表現出反感。《畫史》中將這個記載與文體視為個性、情感的表現，雖然並未評估資料性的價值，但是顯示了其他著錄所未見的敏銳觀察。

半篆半隸

篆為篆書文字。有大篆小篆兩種，據傳大篆為周宣王的太史史籀所作，小篆為秦丞相李斯所創。

隸書為篆書字劃的簡略化，始於秦始皇時的程邈。為前漢至後漢的通行文字，成為楷、行、草三種書體的母體。 (圖 165—2、3)「非篆非隸的古樣書體。」

關於篆隸書體，米芾有以下的看法。

《海岳名言》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九字九行，為率

率為法則，規制。「碑銘全九行，一行書九字。」

永建元年，秋十月

後漢順帝的年號，一二六年。

饗時

饗為祭神。

《禮記》〈郊特牲〉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注)饗者，祭其神也。時通是，該、此之意。

《尚書》〈堯典〉　黎民於變時雍。(傳)時，是也。

「祭神者，即為此。」

山陽太守

山陽為戰國魏之邑，河南修武縣。

《漢書》〈地理志〉八上　河內郡，縣十八，山陽。

見碑不合禮，掾重造。記初瑞象麟鳳。

「見古碑不合於古禮。」掾通緣，依據，按照之意。「因此」。

記初瑞象麟鳳。

關於瑞象《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中有以下的記載。

建武十二年三月，甘露降南行唐。

同　　六月，黃龍見東阿。

同十三年九月，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論曰：「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

建光元年辛酉(一二一年)建造〈麟鳳圖〉之前的安帝年間(一〇七－一二四)，《本紀》中並未見瑞象的報告。不過立此碑後的翌年有以下的記錄。

延光二年(一二三)六月辛未，扶風言白鹿見雍。

同年七月丁酉，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潁川上言：「木連理、白鹿、麒麟見陽翟。」同年八月戊子，潁川上言：「麒麟一、白鹿二見陽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所謂「記初瑞象」並非僅是記錄，由於至立碑之年為止未現瑞象，所以寫成「記初」。

瑞象

吉慶的表徵。如果帝王德高治績優良，天神為表嘉許，地上會出現日常生活所未見的動物、植物、物品，稱之為祥瑞。前二世紀的哲學著作《淮南子》卷六，〈覽冥訓〉中，在傳說中的帝王，黃帝的善政之下出現許多奇瑞。

> 昔者黃帝治天下，…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注：神馬)伏阜。

關於祥瑞，後漢王充(二七－九八)的《論衡》〈講瑞編〉中，有近於四千三百字的長篇論說。

宋人也留下許多關於祥瑞的評論。試引其中一例。

>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祥瑞〉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木，皆是也。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千代顯著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雀見青城山，鳳凰見萬城縣，黃龍見嘉陵江，而甘露白雀白露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注，北周孝明帝，五五九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注，五十九年)，劍州木蓮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注：不明)，黃龍見大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

晚於《畫史》中所言〈祥瑞圖〉半世紀的碑石，留存於甘肅省南部成縣的摩崖。(圖 165—4、5、6)　⑯

銘文左側讚揚太守李翕修築道路的治績，刻有黃龍、白鹿、由兩條樹木枝幹相連的連理木、結實飽滿的嘉禾、自天而降的甘露、接受甘露的承露之人。

---

⑯ 關於〈西狹頌〉有以下的介紹。

《西狹頌》(中國法書選集 7)　二玄社，一九八八年

《西狹頌》(書跡名品叢刊 28)　西林昭一、西上石，二玄社，一九八九年

圖 165—4，〈西狹頌碑亭〉的圖版轉載自《ガイド中國の書－石刻、遺跡、博物館》，西林昭一監修，柳原書店，一九九三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此引用銘文的一部分。 ⑰

〈西狹頌〉　漢武帝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是以三𠂤符守，致黃龍嘉禾木蓮甘露之瑞，…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西山壁立，隆崇造饌，燒破析，刻舂礧嵬，…行人懽悚，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建寧四年(一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

存有清人概括上列銘文的記載。作者王應麟稱「漢畫始見於今」，似乎印象十分強烈。

清、王應麟《困學紀聞》〈五箋集〉卷二十，〈雜識〉曾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原注：南豐，金石錄跋尾，〈集證〉，洪适隸釋續，載李翕五瑞碑、黃龍、白鹿、連理、嘉禾，有一人承甘露于喬木之下。)

上述的「連理」為兩株樹的根或幹的枝連為一體。 (圖 165—7)

漢威德中興

紀元前二〇二年外戚王莽篡位，劉邦所建的漢因而滅亡。至此為止的漢稱為前漢或西漢。王莽的政權並為延續，劉秀(光武帝)復興漢朝並遷都洛陽，之後稱為後漢或東漢。「漢威德中興」意指後漢。

即政

施行政治，參與政務。

二年辛酉之節

辛酉為漢安帝建光元年(一二一年)。建光只有元年而無二年。如果是元年的誤訛，應該在二年之上有脫落年號二字。其他的這個部分的前後也有脫誤。

---

⑰ 李翕在任之中所見的黃龍、白鹿、嘉禾、連理等祥瑞，為不同時間在各別的地點所出現。宋、沈作𠂤《寓簡》卷九，曾南豐跋，漢武都太守李翕郙閣西狹頌稱，翕嘗令澮池有黃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郡，又有嘉禾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左側，蓋建寧四年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畫，有存尺帛幅紙者，皆寶之，而漢畫則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也。

上述的記載顯示了祥瑞圖成立的狀況。將各別不同的訊息合成於一圖，為瑞象圖的一種表現方式。

更重要的是見到〈西狹頌〉拓本才知道漢畫的這件事。理解米芾「甚奇怪」的批評，也必須考慮到當時有關漢畫的材料甚少。恐怕未必是奇怪的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歷四十

不明。應有誤。

青龍起

「出現青龍瑞象。」

三年季春

由於「三年辛酉」中有脫誤，不明。

爰易立碑石

「於此改立新碑。」

順禮典文，九九度數

「遵從儀式禮節與無比的規範。」　九為數之極，物之終。

《廣雅》〈釋詁〉　九，究也。

度數為法度術數，一定的法則。

《周禮》〈春官、墓大夫〉　正其位，掌其度數。(注)度數，爵之大小。

黃龍嘉禾，皆不隱藏

黃龍　(圖 165—8)　⑱

根據《史記》〈封禪書〉，由於黃帝為土德而現黃龍，古來的祥瑞之一。有以下的記載。

《漢書》〈文帝紀〉(前一七九－一五七在位)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嘉禾

穗多而有慶賀之意的穀物(圖 165—9、10)。⑲畫像石之外有紙本設色畫。(圖 165—11)

隱藏

躲藏。

時下

現在，此時。

---

⑱ 圖 8 為武氏祠天井畫像石的摹寫。引自馮雲鵬、馮雲鵷《石索》，上海商務印書館(《金石索》所收，道光元年，瓊古齋刊本)

⑲ 圖 10 轉載自以下書籍。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36-2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德巍巍

巍巍為高大狀。《論語》〈泰伯〉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

忠臣竭節義

竭為盡。《國語、晉語》　竭力以從役。(注)竭，盡也。

以修身，閑愆來善

諸本《畫史》間雖然沒有異同，《隸釋》與大村西崖本所收拓本所見，開為闕、來為善的語訛。

闕愆為過失，除去過失之意。　依據《論語》〈為政〉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來善

為采善之誤。采善為選擇善事。《史記》〈太史公自序〉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

明明我君

明明為非常顯著。

《尚書》〈夏書〉〈五子之歌〉　明明吾祖，萬神之君。

碑為到此為止。

不知九字九行之數，合何典，必有識者。

「不知九字九行的銘文刻石合於何種禮法(成規)。應該有人了解。」這是米芾的自問自答。米芾完全沒有考慮到完整記錄這條記載，並整理自己的文章以使讀者容易了解。

麟鳳狀一角直上，高如足翹，如惡馬，鳳冠高，尾長，甚可怪也。

麟鳳狀，由下文所見，鳳字應為衍。「一角直上」，麒麟皆畫成直立一角。(圖 165—13、14)

「翹」為舉，向上。

「鳳高冠」可參照圖 165—14、15。因為是想像中的動物，添加了許多裝飾。米芾雖說「甚可怪也」，但其實與漢代畫像石麒麟與鳳凰的表現相通，並不特殊。

余題曰，非篆非科，璞己雕。

《寶晉英光集》卷四〈題麒麟碑〉中科作蝌。科與蝌同意，蛙之子，蝌蚪。以其形似斗(杓)而命名。這裏指古代的科蚪千字文。在尚未發明筆墨時，以木或竹棒沾漆來書寫，因此點畫的頭部粗圓，收尾處變細。由於狀似蝌蚪形而有這個名稱。　(圖 165—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孔安國〈尚書序〉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璞為尚未琢磨的玉。

形容振振與蕭蕭

振振為充滿仁愛的樣子。

《詩經》〈周南、麟之趾〉　序云：「麟之趾，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麒麟如《詩經》中所歌詠的仁獸，另有以下的記載。

《宋書》卷二十八〈符瑞中〉　麒麟者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則至。麞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鍾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不入坑穽，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

蕭蕭為閒雅狀。

《詩經》〈小雅、南有嘉魚、車攻〉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集傳〉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

與為「或」、「而」。

坐想訏謨覽舜韶

坐為「悠然」、自然之狀。訏謨為大謀之意，指堯舜的經國大略。

《詩經》〈大雅、蕩之什、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傳〉訏，大。謨，謀。

舜韶為舜時的音樂，這裏指舞樂。以下為關於宋朝麒麟外形的資料，性格獰猛。

宋、王得臣《麈史》卷中　嘉祐中，南海貢一角獸，高大如吳牛，身皆肉鱗，傍置一羊。每擊其羊，聞其聲則方飲齕，彼蓋以麒麟進也。神文目為異獸，然世謂山犀。士有賦麒麟者，以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挺一角於額上。」

曾因忠厚方周德

方為「比擬」、「比較」之意。「以麒麟或鳳凰比擬周德。」典故不明，或許是意識到《詩經》〈周南、麟之趾〉而作。《寶晉英光集》卷四，〈題麟鳳碑〉將方作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德已衰還應孽

還為「反而」、「相反」之意。應孽為「出現禍害並告知天意」。

《尚書》〈太甲中，第六〉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魯邦既弱不為妖

魯國衰亡時，孔子慨歎未見瑞象的名句。

《論語》〈子罕第九〉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集解〉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圖出，今天無此圖，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朱注〉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不過這些與米芾的主張有著微妙的不同。「魯國衰亡時也沒有現不祥」、「並未出現自然災害或蝗災等」的意思。

也有將出現麒麟視為亡國之徵的看法。由於是例外的見解，相當罕見，米芾應該不知道這條材料。

南唐、譚峭《譚子化書》　麒麟出，亡國之象也。觀我之義，禽必不義，以彼為祥，禽必不祥。

虛齋自是驚人玩

在訪客罕至而空曠的居室中，以令觀者驚奇為樂。

不勝雄狐逐怒鵰

「無法忍受勇猛的雄狐追逐荒亂的鵰。」難以忍受將麟鳳畫成這般的俗畫。

【166】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馬一匹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欲過又大作，于是禱于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于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校異〉　于廟，《山林》作在廟。《米襄陽外紀》卷五〈麈談〉「嘉祐中」以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幾乎收錄全文。

〈資料〉　宋仁宗嘉祐年間(一〇五六－六二)，一貴人前使江南的歸途中，於采石磯遇到大風，難以渡河，停留了三日。於是參拜並祭祀太平州采石中水府順聖平王廟。當夜，於夢中被告知：「如果奉獻所攜行的韓幹筆馬畫，即可渡江。」翌日入廟奉納韓馬，風止而得以渡河。這是全文的大要。

獻韓幹馬畫與水神而平安過江的故事，也收於《宣和畫譜》。《宣和畫譜》收錄米芾《畫史》的記載是很罕見的。

《宣和畫譜》卷十三，〈韓幹　小馬圖〉　米芾《畫史》載，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牛渚磯，風大作，不可渡。…已而風止，乃渡。至今典廟中，米芾乃以玉樓成必李賀記，竊比諸此，誠哉是言，蓋才難也久矣，不唯世間少，天上亦少。

不過，有一說斷定此韓馬為摹本。與此畫有關的奇瑞接連發生。

宋、張耒《張太史明道雜志》　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是一武臣過祠下舍之，蓋模本也，而人皆以為真。余曾取視之，其典刑乃幹法，落筆洗色，常工所為耳。祠前人說，頃年張唐公罷太平守，過祠下，見之不能舍，乃令畫工模易取去，以模者納廟中。及行，他舟皆發，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動，其勢自沈。張公大恐還舊，木舟乃安。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城，道采石，見此畫。其秋，寓居宛丘，於外氏李家見所畜模本甚多，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乃信其為模本決也。真幹畫乃可寶，模本固得易，唐公何用愛之如此，而神亦甚寶之。由此言之，非獨唐公之鑒未精，雖廟神亦誤信也。

事件發生的紹聖三年，一〇九六年，米芾時年四十六歲，與張耒(一〇五四－一一一四)不同，並未見過廟中的畫。對米芾而言，比起畫的真偽，更重要的是他由對事件的感動所導引出的結論。

他處也能見到江神欲求古書畫名品的奇瑞。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二　〈渡觀江風作〉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廣西)，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必篋中畜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上，不可。又以端石研獻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懽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余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據彭乘所言，江神為元祐黨爭的犧牲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蘇軾的身邊也曾出現過廟神與馬（石刻）的奇瑞。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三〈六一居士〉　東坡云：「軾嘗聞之于公云：『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同舟，泝江于入一廟中，拜謁堂下。…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子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

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卷六《畫史》的解題中，特別指出這166條並批評米芾。

記江神索韓馬一條，未免涉於神奇，實為疵累。

由於余紹宋並了解米芾，所以寫了這樣的批評。其實米芾相當喜好迷信、俗信，並以此為樂。例如167條蘇耆少子等，對米芾是特別有魅力的話題。

采石磯

位在安徽省馬鞍山市的西南端，現在的鋼鐵城。略高的牛渚山突出長江，為聳立著翠羅山絕壁奇岸的風景名勝。其景象可見於清、蕭雲從的版畫。 (圖166—1、2、3)　⑳

三國時代吳的赤烏年間(239－249)，山寺的和尚掘井發現了美麗的彩石，因而命名為采石。更久以前也稱為牛渚磯。

宋、陸游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七月一日的〈入蜀記〉中記錄了采石磯的景色。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謝朓)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有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及能上。…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州為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浪作不可行。

圖 166—4 的作者沈銓他曾在日本長崎停留三年，對日本畫家產生很大的影響。

此圖為在他歸國後的乾隆五年(一七四〇)九月，舟遊新安的翌日，停泊於采

⑳《太平山水圖冊》中收有〈采石圖〉與〈牛渚磯〉。雖然是同一個地點卻畫了兩圖，原因不明。或許蕭雲從有所混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磯時所畫，並未強調岩山。

由於是橫渡長江進入江北的交通要地，成為自古以來的戰場。就接近米芾的時期而言，至道二年(九九六)九月宋高宗戰勝南唐李煜的水軍(《宋太宗實錄》卷四十五)，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虞允文擊破海陵王所率的百萬金兵，都是在這個采石渡。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十，〈虞丞相采石之勝〉)

另外在王明清《揮麈三錄》卷三之中也記載了參贊軍事虞允文的采石水戰。

不過，采石此地最有名的是，李白酒醉後為了撈水中的月而由船上落水溺斃的傳說。唐、寶應元年(七六二)，李白時年六十二歲。為了紀念李白而有太白樓與衣冠塚。

> 明、楊爾曾《海內奇觀》卷二，〈采石磯〉　采石，一名牛渚磯，蹲石成山居，大江中以日受漂射，…磯上為謫仙祠，樓中有李白像。…祠左為真武祠，右為蛾眉亭、捉月亭。樓前古柏參天，江濤沸嚙，風狂雲霄，心自爽然，真令人兩腋欲飛。
>
> 昔晉伐吳王濬，舟過三山，王渾邀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即此地也。」
>
> 宋、范成大《二老堂雜志》卷五，〈記太平州牛渚磯〉　己卯（紹興二十四年），九月甲申，自宣城考試回過太平州，回至采石鎮，渡來登牛渚磯（原注，凡有石臨水曰磯），俯見大江閔然，犀之取禍傍顧荒台，痛捉月之隕身，遙瞻西岸，思樊若水之獻策，登臨雖樂隨以悵然。中元府祠（注，此處亦稱中元水府）在磯上，又有蛾眉亭，望天門山，最為絕景。
>
> 世傳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台，而梅聖俞詩云：「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下應暴落磯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蓋信此而為之說也。《舊唐書》本傳乃云：「白飲酒過度死于宣城。」《新唐書》云：「李陽冰為當塗縣令，白依之而卒。」

李白墓在采石磯南方二十公里青山的西側，刻有「唐名賢李白之墓」，並有太白祠。

> 白居易〈李白墓〉詩，采石江邊李白墳，遶田無限草連雲。…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在元代經常被歌詠的〈采石懷古〉詩中，結合了古戰場與對李白的懷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元水府廟

諸本雖然均作中元水府廟，此廟號之神並不存在。采石磯所祭拜的是中水府神。中元水府為米芾的誤解或是後人的誤訛(後述)。㉑

水府為三水神的總稱。稱號起於南唐後主李煜保大年間(一一一二－二五)，至宋代並加封爵。

《宋史》〈禮志、嶽瀆〉　真宗詔封江州馬當上水府、福善安江王、太平州采石中水府、順聖平江王、潤州金山下水府、昭信泰江王。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　今稱下水府三官者，起於偽唐保大中，上水府馬當、中水府采石、下水府金山，皆有王號，宋因加封爵祭告。

明刻《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洋子江三水府〉中　五代史楊氏據江封馬當為上水府廟在山之陽，采石為中水府廟，在采石山下，封王宋加顯靈順聖忠佐平江王，下水府廟在金山寺內三廟。…本朝俱稱水府之神，水面江心，一呼即應，舟人過者必具牲帛以禱，今有司歲時致祭。

圖 166－5 為禮拜船頭的模樣。圖 166－6 為龍王或司祭禮拜三官。

另一方面，中元為中元節的略稱。陰曆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會(為供養先祖、有緣無緣三界等萬靈的佛教禮儀。)正月十五日稱上元，十月十五日稱下元，分別為天官、地官、水官的誕辰。三官為報告人間善惡的天神，在這三個日子決定每個人的命運。㉒三官、三元皆為道家的神與習俗。在水官之前加上

㉑ 米芾《寶晉英光集》卷四〈蕭堂書壁〉的原注中：

《襄陽集》作五代楊氏據江封金山龍王為下元水府在其下，雖大水，不能沒，余登山賦系以詩。

米芾在此也稱「下元水府」。民間熱衷信仰江神。原存的米芾中元水府四字書，在清代已經亡佚。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八一四卷，〈太平府祠廟考〉　定江神祠，在采石山，即水府廟也。傳聞水府神在磯下，甚靈，南唐澣建廟，歷朝增修正殿，材皆柏木，雕畫甚工，有米芾書中元水府四字，今不存。明封水府定江之神，八月十五日有司致祭，用羊豕備物禮等，丁祭沈祝帛于牛渚磯，下歲為額。

㉒ 以下為水府神管理人間生死的故事。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第四〉〈水府判官〉　齊琚，字仲玉，饒州(江西)德興人，溫厚好學，家貧苦，教生徒以自給。紹興丁卯(一一四七)，就館于同邑董澣敏家，約已定，過期不至，董遣書促之，才及門，聞哭聲，則琚死兩日矣！…琚以去年季冬得疾，夢人持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元的稱號，因而產生中水府君的混淆。

水府為水神。河、湖、海、濤(潮)均各有其水神。其中尤其是河神信仰可由古代的文獻得到確認。正是記載於《莊子》、《楚辭》、《山海經》等文獻中的黃河之神、河伯。水府神或水官像有三軸成一組(圖 166—7)、畫成群像表現的一部分(圖 166—8)、或作為單獨的塑像。 (圖 166—9)

以下為與米芾同時的馮京的親身體驗。

宋、吳曾《辨誤錄》上〈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曆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洶，幾致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

典祀

依照國家正式儀式的祭祀。

采石渡不僅有水府君，庶民的鬼(亡靈)也有出沒。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 歐陽文忠，慶曆末，夜泊采石渡。舟人鼾睡，潮至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答曰：「有參政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攜至。」公私念曰：「舟尾逼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夜不寐，五更聞岸上獵獵地驟，聲舟尾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淨，竟無所得。」公異之，終日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此事，驚曰：「其夜有施主設水陸，攜室入至。方拜，忽乳一子，俄腥風雨滅燭，一眾盡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後公果參大政。 (幾乎一致的記載可見於宋、魯應 《閑窗括異志》)

相濟

原意為相助，這裏同於「相殺」。相互抵消以沖帳。「交易成立」、「兩方的帳目合算」之意。

李賀　(七九〇－八一六)　(圖 166—10)

字長吉，福昌(河南省福昌縣)人。他自稱為唐皇室子孫，出生自唐皇室的出身地甘肅隴西。不過實際上他的家在福昌的昌谷，似乎為僅擁有些微土地的

書至曰：「某王請秀才為水府判官。」發書視之，中云「不得願父母，不得戀妻子，琚與約正月十三日當去」。既覺，語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謝醫藥，食飲盡廢，時時自言曰：「彼中有大好處，那能久住此。」…又八日，乃不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小地主。

十八歲時拜訪國子博士韓愈。元和五年(八一〇)李賀得到韓愈的認可與推薦，想要參加進士考試。不過忌妒李賀才能者提出異議，以為李賀的父親名為晉肅，其子不得為進士，李賀因此無法參加考試。唐代官吏考試必須避諱，由於晉與進為同音字，造成議論喧嘩，不得允許。落空的李賀歸鄉，並在翌年(八一一)再次前往長安，獲得奉禮郎的官職。在任三年，然而低下的官位令李賀絕望，元和八年(八一三)因病去職，回到昌谷。翌年元和九年為了求職探訪在山西潞州的友人張徹，後來再回到昌谷，並病沒於此。

晚唐詩人杜牧《李賀詩集》的序中

>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進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為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　(〈李長吉歌詩敘〉)

正如杜牧所言「李賀完全忽視創作的路徑」，其詩中常見奇特的用語或表現，自古以難解知名。死後二百年後被稱為「鬼才」。

> 宋、錢易《南部新書》丙，李白為天下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

鬼才此語專為李賀所作，在中國文學中未見其他文學家被稱為鬼才。所謂鬼才為具有特殊感應力的人物。能藉由幽靈或妖怪等超自然物，造成鬼氣逼近的神秘氣氛。原本中國文學並不擅長創造夢幻的意象，詩也大多是以日常中常見的經驗為主題。李賀在中國文學史中極為特殊，可看成孤立的詩人。

> 宋、孔平仲《續世說》　李賀文思體勢，如崇嚴峭壁，萬仞峭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

關於李賀的卒年有二十四歲、二十七歲二說。不過，沒有人不為其早逝感到惋惜。　(《舊唐書》卷一三七、《新唐書》卷三〇三、《唐才子傳》卷五)

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根據自以下的傳說。李賀將過亡時，白晝出現著緋衣的使者，告知李賀「天帝已完成白玉樓，㉓召令君作記。」不久李賀即氣絕。此傳說出自李賀之姊。

㉓ 關於玉樓的資料如下：

宋、趙崇絢《雞肋》〈玉樓〉　李賀為〈白玉樓記〉，集仙傳王母所居，龜台有玉樓十二，又道家以兩肩為玉樓，故坡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商隱〈李賀小傳〉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立刻)下榻叩頭，言阿[illegible](原注，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大笑曰：「帝成白玉樓，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㉔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

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也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者，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人友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在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三〈李賀〉中，全文刊載了上述李商隱《李義山文集》卷四的文章。

米芾與李商隱對於白玉樓故事的看法不同。李商隱責難天帝因為執著於李賀一人的才能並使其夭折，而米芾則認為李賀的奇才超越天帝。米芾的意見或許正顯示了他對自身才藝的自負。

宋、劉昌詩作〈白玉樓賦〉以悼念李賀，對於該故事的解釋十分單純，與米芾大不相同。

《蘆蒲筆記》卷九〈白玉樓賦〉　行車嘒管之聲，如炊五斗黍許，卒。觀賀詩，語清峭，人物超邁，真神仙中人，跨赤[illegible]去，當是高仙無疑。大觀更寅(四年)臘後二日。

宋、范成大〈白玉樓步虛詩〉序中描述了白玉樓的景象。

《范石湖詩集》卷三十二，趙從善示余玉樓圖，其前玉階一道，中琪樹垂珠網，夾階兩傍。…中間湧起玉樓三重，千門萬戶，無非連璐重壁，屋覆金瓦。…紅雲自東來，雲中虛皇乘玉輅，駕兩金龍(下略)。

㉔ 聽見空中車馬行進聲響的例子有：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九〈奇物〉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台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為白玉樓中人的李賀，後來探訪其母並描述了天界之樂。記載如下：

《太平廣記》卷四十九，〈李賀〉　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孫，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其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原注：出宣室志)

自乘秀氣而成才也

秀氣為絕佳之氣，最為清純的氣質。

《禮記》〈禮運〉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也。

隨著個人的資質、氣質而自然形成的才能。米芾論及此事時，包含了他對自身才能、經驗的回顧與反省。米芾相信自己的秀氣以及由此秀氣所完成的才能。

天不能資，神不能化

「天不能助益，神也無法教化。」「甚至連神也遵從其教。」

【167】

蘇耆少子風神如畫，目如點漆，面凝脂，如天男相畫不及，有器度，好學。一旦相國寺遇其兄，問安否，曰：「己不幸。」吾曰：「豈神奪之乎？」君大驚曰：「一旦夢嫁其妻而議婚，心惡之，又一旦夢神迎婚禮，因得疾，醫曰：『不可治！』，翌日卒。公非神人也，何從知之？ 」

〈校異〉　面如凝脂。《美叢》無如字。《山林》將天男相誤作夫男相。

〈資料〉

為米芾在相國寺界隈(參照 152 條)所遇見的奇談。與前條李賀故事相同，美男子或才子的夭折出自神的意志，神喜好容貌、資質優異的人物並招攬至天界。這也是米芾的信念。這個信念隨著米芾所自負的優越才能，以及所蒐集一些事例而逐漸強化。「非神人也，何從知之」，成為對於知道這個秘密的米芾的賞讚之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有的情節都是在夢中，接連二日的夢中所發生，而結果是美男薄命。夢並非是與弟本人，而是與米芾對話。其兄是否見到？神異之事發展的迅速與意外，想必讓好奇心甚強的米芾感到滿足。

接著是關於美男薄命的逸事。雖然是近於志怪小說的內容，但是介入美男子的命運、異常事件的神，與米芾所抱持的神的形象大不相同。

宋、郭彖《睽車志》卷五，蜀人孫思文，美風姿，美自負其標韻，娶妻姝麗，伉儷之間，相得歡甚。一日偕詣神祠縱觀，思文指神像謂妻曰：「彼孰與我美？」妻曰：「卿以勝也。」夜歸，思文夢神召責之，叱令換其面，即有數鬼捽至一處。見若假面數十，取其間顩頤蹙額大醜者，割去面而易之。驚呼而寤，以手捫面，覺有異，呼燭視之，果然，妻即佈死，孫大悔恨而已。

宋、郭彖《鬼董》卷二，高密王[illegible]少美丰彩，嘗日晚倚門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年可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崗，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一夜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兒本前高密令女，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別女以一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雙贈。」王以繡衣答之，揮淚而別。王於南崗視之，果有迎喪。發襯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篋在棺中，而失其所佩玉環及金杯，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具前陳之，兼示之。…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傷感，後念之，遂恍惚成疾，久乃方愈，然每思忘寢食也。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　〈神奇〉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老莊，以自廣。潤州金山有一僧，端坐人談笑閒遂化去。

其次為少許的才能雖不及李賀，然而卻招來亡禍的故事。

沈括《續筆談》狄侍郎棐之不遵度，有清節美才，年二十餘，忽為詩，其兩句曰：「夜臥北斗挂枕，木落霜拱雁連天。」雖佳句，有丘墓閒意，不數月卒。高郵士人朱適，予舅氏之壻也。納婦之夕，夢為詩兩句曰：「…。不踰月而卒，皆不祥之夢。然詩句清麗，皆為人所信。」

蘇耆　(九八七－一〇三五)

字國老，河北銅山人。為歷經四代收藏，以精鑒知名的蘇易簡(九五七－九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參照《畫史》43 條)之子。

八歲以父蔭，恩授通直郎秘書省正字。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七，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七月辛酉，賜大理評事蘇耆進士及第，耆易簡子，宰相王旦女婿也。

進士及第後，知湖烏程，充判官，改殿中丞，知開封縣，除三司判官，轉尚書祠部員郎，知明州。

《同》卷九十七，真宗天禧五年九月甲申，命翰林學士李諮為契丹國王生辰使。…太常博士蘇耆為正旦使，耆尋遭母喪，不行。後為京西轉運使，遷工部郎中，景祐二年正月卒，年四十九歲。著有開談錄五卷、次翰林志、續文房四圖，文集二十卷 (宋、蘇舜欽《蘇學士文集》卷十四，〈先公墓志銘〉)

雖然時間不明，不過留有蘇耆最晚年在任陝西轉運使的美談。

宋、李元綱《厚德錄》卷三　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京東運轉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移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曰：「苟有饋運，耆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原注，出張唐英《嘉祐名臣傳》)

米芾與蘇耆的關係如下。

《畫史》129　蘇洎及之處收古茴香一枚，耆字國老題為閻令畫。

《寶章待訪錄》11〈王右軍蘭亭燕集序〉　舜欽父集賢校理耆，購于蜀僧元靄。

另外留傳有蘇耆的自書題跋，《書史》中均有記載。

《書史》7　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云(下略)。天聖丙寅年(一〇二六)正月二十五日重裝，蘇耆。

《同》83　內史與王述書，又二帖云，…上有筆精墨妙印，蘇耆題二字，余得於王詵。

懷素〈自敘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跋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五日，前進士蘇耆題(圖167—1)

少子

么子，年紀最小的兒子。

風神

風貌與神采，高尚而優雅的容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目如點漆，面凝脂

形容眼瞳的黑色光輝與潔白的肌膚，宛若美女。

器度

心胸廣闊，具有善於處世的能力與人品。

天男相畫不及

天男為天界的美男子，美男的理想形象。天男與天女同住於佛畫中的六欲天。相為容貌。此「天相男」無疑為米芾所家藏的以下作品。據說「美於天女」。

5　戴逵觀音，在余家，天男相，無髭。

51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天男端靜，舉世所　觀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

米芾雖然不說此畫的舊藏(來歷)，但是元符三年米芾由江蘇漣水軍歸潤州自宅時，由當地甘露寺大殿外的西壁違法攜出古畫。這樣看來，167 條則為元符三年以後的記錄。(參照 72 條的解說)

畫不及為「甚於畫(的美)。」

一旦夢嫁其妻，而議婚，心惡之。又一旦，夢神迎婚禮，因得疾，醫曰：「不可治！」翌日卒。

「夢見天神告知神之妻將再婚，改嫁其弟。」

心惡之

覺得不吉。

迎婚禮

「天神準備嫁迎之輿。」(所謂神的婚嫁降至其弟。)(圖 167—2)宋代婚禮的儀式極為複雜煩瑣。這裏由逐一記載各種狀況的文獻引用迎輿的一部分。不過均為由新郎迎娶新婦的例子，與《畫史》相反。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娶婦〉至迎娶日，兒家以車子，或花檐子(有花飾的乘輿)，發迎客引至女家門。女家管待迎客，與之綵段，作樂催粧。上車檐，從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謂之檐子，與了然後行。(注，新婦雖然坐入輿中，但侍者並不抬起，而喧鬧地要求紅包，這稱為起檐子。發送紅包之後才出發。)

宋、錢塘　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嫁娶〉至迎親日，男家刻定時辰，預令行郎，各以執色如花瓶、花燭、香毬、沙羅洗漱、妝合、照臺、裙箱、衣匣、百結、青涼傘、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顧解官私妓女乘馬，及和倩樂官鼓垂，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迎花檐子，或[illegible]檐子藤轎，前往女家，迎取新人。其女家以酒禮款待行郎，散花紅銀楪，利市錢會訖，然後樂官作樂催妝。[illegible]擇冠服時辰，催足登車，茶酒司互念詩詞，催請新人出閣登車。既已登車，擎檐從人未肯起步，仍念詩詩，求利子錢酒畢，才行起檐作樂。迎至男家門者，時辰將正，樂官妙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詩詞，欄門求利市錢紅。(注，欄門同闌門。舉新婦的乘輿但不入門，為要求紅包的規矩)

已不幸

不幸過亡。「已經過逝。」

男女雙方有婚約但是尚未成婚就過亡，在這種狀況下有特殊的儀式。

宋、康與之《昨夢錄》　北俗男女當嫁娶，未婚而死者，而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即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于座後。(下略)

公非神人也，何從知之。

「你並非神人(具有神通能力的人)，何從知道此事？」所謂知之指神召其弟一事。上述蘇耆子所言記載的背後，可以見到米芾的優越感。在北宋流行由人的容貌、骨格來預測命運的觀相之術。〈清明上河圖〉中也可見到占卜者開店，「看命」、「神課」、「決疑」等廣告文字。 (圖 167—3)相術流行的原因之一在於有許多人想得知科舉考試是否能合格。關於相術流傳著許多逸聞，以下的例子中占卜者皆為僧人。

宋、張耒《明道雜志》　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其尤異，非常法所到者，有三事。其一：歐陽文忠公應舉時，常遊京師浴室，院有一僧熟視公，公因問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脣不掩齒，一生常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為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其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鄰幾流落不偶，與故相吳正憲相善。時有一僧能相人，且善醫，游於吳二家。吳幾江被召修起居注，吳相甚喜，一日謂僧曰：「江舍人修注，殊可賀也。」僧愀然曰：「事未可知。」吳詰其故，僧曰：「江舍，人金形人，於法當貴，而留滯至今，久不能解其故，近方能了耳。」吳曰：「何也？」僧曰：「非佳金，鉛(鉛)金耳。修注當日在君側，本朝火德，鉛在火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安能久也。」吳亦未以為信，後百餘日，江得肺疾不起。其三事，蘇舜欽除名居江蘇，唐詢彥猷守湖州，蘇與唐善，因挐舟自蘇訪之，時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使相蘇，試使來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食具榻，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蘇臥榻，若聽其息者，蘇覺，乃胗其臂若切脈然，良得也曷(原注，吳人謂曷如速)，更無他語。他日唐問簡，…因問之曰：「來得也曷，是向等語耶？」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因不復言，而舜欽以明年蒙恩復為湖州別駕，遂不赴官，無幾何故。此三事相術之異者。

其次為被稱為常賣人(參照 152 條)的相者故事。

宋、孫升《孫公談圃》上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為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為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即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貌甚偉，眾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以下為預言死期的悲劇。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神奇〉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久之，潤州金山有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閒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向憾哉！」…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帶芥，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曰：「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敘訣。」…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閒，崎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

相者即使能預言個人的命運，但並未見神的意志與影響。這與米芾有著很大的差別。

其次為相國寺中占卜者的逸聞，為未必足以採信的例子。占卜者的類別也甚多。

宋、范公稱《過庭錄》　一相士黃生，見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為遊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瑚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乃背一胡蘆甚大，一粒數百金，人競賣。至春種結，仍仍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8】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為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答云：「得于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後數日，果有兩凡俗本，即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睡師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師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為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畫，不為費。以五鏤價，置一百軸繆畫，何用？黃卷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于抄錄，若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校異〉　《山林》此近世畫作此畫近世。胡常賣作交胡掌賣。曾見作會見，睡師子作張目師子。《美叢》《叢刊》同，《王氏》以外的諸本師作獅。《美術叢刊》不然梁武帝中缺梁。

〈資料〉

吳中

春秋時代的吳都，今江蘇省吳縣。

裝背以舊古為辨

「以畫的表具的新舊來判斷年代的真偽。」

以名畫記差古人名

「由《歷代名畫記》中選取畫家人名來套用於畫作。」

一七元

七元畫像中的一件。七元為日月與五星之元。元為四千五百六十年，日月五星運行，歷經四千五百六十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星為火(熒惑)、水(辰星)、木(歲星)、金(太白)、土(鎮星)，與日(太陽)、月(太陰)合而為七曜。一七元為〈七曜神像〉之一。

《後漢書》〈律曆志〉下　曆法，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

梁元帝畫

《南史》中有關於梁元帝繪畫才能的資料。先略述其傳記。

《梁書》〈元帝本紀〉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武帝)第七子也。天監七年(五〇九)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王，邑二千戶。太清二年(五四八)侯景叛梁進逼首都建康，太清三年幽閉武帝，武帝憤死，廢簡文帝，自立為皇帝。

帝命王僧辯平景，改北魏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五五二)，遂即位於江陵(湖北)，承聖三年十二月丙辰，京城為西魏兵所陷，遂被害，時年四十七。

《南史》〈梁本紀〉中有梁元帝好學、善畫卻又性情異常的記錄。

《南史》〈梁本紀〉下　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響若鍾。…帝不好聲色，頗慕高名，為荊州刺使，起州學宣尼廟。…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忌劉之遴學，使人鴆之，如此者甚眾，雖骨肉亦□被其禍。

傳有梁元帝所撰的畫論〈山水松石格〉。作者梁元帝蕭繹為偽託，已成為定論。不過在《四庫提要》中斷言其為贋作之後，引用了有關元帝畫作的資料。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案：是書宋《藝文志》始著錄，其文凡鄙，不類六朝人語，且元帝之畫，《南史》載有宣尼像，《金樓子》載有〈職貢圖〉，《歷代名畫記》載有〈番客入朝圖〉、〈遊春苑圖〉、〈鹿圖〉、〈師利圖〉、〈鵝鶴陂澤圖〉、〈芙蓉湖醮鼎圖〉，《貞觀畫史》載有〈文殊像〉。是其擅長惟在人物，故姚最《續畫品錄》惟稱湘東王殿下工於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傳，安有此書也。

《四庫提要》中主張梁元帝「為人物畫家，並非山水畫家」。不過蕭翼賺蘭亭的故事中出現〈梁元帝山水圖〉。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六，唐野史云：「貞觀中，太宗嘗與魏徵論書，…既而辯才託疾還山，上乃夜祝於天。是夜，夢守殿神告以此帖尚存，遂令西臺御史蕭翼持梁元帝畫山水圖，大令書般若心經為餌，賺取以進。(下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伏羲畫卦象　　(圖 168—1、2)

卦象為藉由易來判斷吉凶之形。

《說文》　卦，所以筮也，从卜圭聲。

伏羲

上古之帝王，教民佃漁牧畜，養犧牲與庖廚有關，又被稱為庖犧。據說始畫八卦並創書契(文字)。三皇之一。

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答云：「得于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

這一條具有嘲諷「吳中士大夫」一知半解，無法辨別同名的二人的意味。

題名為「史皇之畫」，問其來歷則稱「得自史皇之孫。」米芾的看法是「他完全不明白究竟是軒轅臣下的史皇孫，或是漢武帝之孫的史皇孫。」

史皇畫也，…史皇孫也。

史皇所作之畫。史皇為黃帝之臣，又名蒼頡，始創文字。

《淮南子》〈脩務〉　史皇，產而能書。(高誘注)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號曰史皇，或曰倉頡。

不過，由以下的「戾園」看來，應該是前漢武帝長子劉據的長男。

劉據在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十歲時成為皇太子，元鼎四年(前一一四)納史良娣而得男子進，這就是從母姓的史皇孫。

父劉據與重臣江充有嫌隙，因江充所誣告的「巫蠱」而舉兵，於未央宮斬江充，並逃回湖縣(河南陝縣)。不過為吏所捕而自縊。後來證明劉據無罪，後悔的武帝興建思子宮，並重贈謚據。在湖閿鄉設墓田，與其子史皇孫共葬，號戾園。

《前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　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公、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以湖閿鄉邪里聚為戾園。

軒轅

黃帝之名，生於軒轅(河南新鄭縣)，因為黃帝居於此丘而以軒轅為名。黃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五帝之一，代表土德之瑞而號黃帝。據說以倉頡作六書、定律呂、創醫藥之法。㉕(圖 168—3)

《史記》〈五帝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注)索隱曰：「按黃甫謐云：『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

唐、張彥遠曾論及此神與書畫的關係。

《歷代名畫記》卷一〈敘畫之源流〉　古先聖王命受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迹[illegible]乎瑤牒，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倉頡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

軒轅孫史皇孫

經由以上的檢證，「軒轅孫史皇孫」當有誤。雖然諸本均作「軒轅孫史皇孫」，但或許應該改成「軒轅臣史皇孫」或「軒轅史皇孫」。

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

「如果是作武帝孫的史皇孫，此畫必定是由史皇孫的墓中取得。」(這是不可能的事。)米芾假裝認真的樣子來揶揄其對象。

其他畫稱是

「其他的收藏也與伏羲畫的水平相當。」稱為相稱、程度之意。

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

「余家顧愷之維摩」為以下《畫史》中所說的畫作。

2　顧愷之維摩天女、飛仙，在余家。

4　吾家維摩天女，長二尺。

㉕ 蒼頡始創文字，有四目。《淮南子》〈本經計〉 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王充《論衡》〈骨相〉　蒼頡四目，為黃帝史。

圖 168—11 中與蒼頡(左)對應者為共同的創造者沮誦。

《晉書》〈衛恒傳〉，〈四體書勢〉云：「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illegible]鳥跡以興思也。」

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 72 條所討論過的，此〈維摩圖〉為元符三年米芾得自近於其自宅的潤州甘露寺，當然裱甚新。因此吳中士大夫有「若如此近世畫」的看法。

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

胡常賣為胡姓古董商，關於常賣參見 152 條。「明天令胡常賣搜尋二本。」教為唆使、促使之意。

常賣的資料如下：

宋徽宗對於花石甚感興趣，由浙中奪取珍異運往首都，其船稱為花石綱，州郡流毒二十年。朱沖為被稱為東南小朝廷的朱勔之父，為吳中的常賣人。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　朱勔之父朱沖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

陸探微維摩

〈文殊問疾圖〉為文殊與維摩詰二人對坐問答。群像中的文殊菩薩「騎乘睜開大眼的獅子」，與單身像相混淆，圖像表現上並不合理。

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師子

以下為與米芾同時代的人的觀畫記錄。

宋、沈括〈圖畫歌〉　探微真迹存一本，甘露板壁狻猊枯。

蘇軾〈甘露寺〉詩，破板陸生畫，青狻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型垂不刊。　(注：熙寧四年十一月遊甘露寺。自注中也有畫獅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

張目為睜大雙眼。

甘露

甘露寺為江蘇鎮江城外的名剎，三世紀孫吳時所創建，以當年的年號為名。後來一直存續至明清時期，康熙中改名為超岸寺。

據明萬曆年刊本《京口三山全志》卷一，毀於元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大德三年(一二九九)重建，明宣德、成化、弘治年間相繼修建，規模煥然。大雄殿於宣德中，伽藍殿、歲經殿於正德中，五聖殿、天王殿於弘治六年重修。72 條中所言唐李德裕所建的鐵浮在天王殿東北，其他另有二塔。

《康熙鎮江府志》卷二十，〈甘露寺〉鐵浮屠，唐李德裕造。…明萬曆癸未(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一年，一五八三)，童謠：「風吹鐵寶塔，水湧京口閘。」是年塔頹海嘯，沒人甚多，僧成功琪重建。」

根據以上所述，重建於十六世紀末。

雖然並非米芾所見的陸探微畫，作為〈問疾圖〉一部分的〈文殊像〉流傳於南宋、元代。

宋、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上，〈名畫〉丁酉(注，元大德元年，一二九七)九月三日，王子慶攜陸探微降靈文殊來，觀後有高宗御題，李趙蘭坡(趙與懃)物，喬仲山以十五錠得之。…大小人物共八十人，飛仙四，皆有妙處。

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

參照 27、122 條。批評只喜好名畫家之名，追隨流行的風潮。

瓦棺象　(圖 168—4、5)

江蘇潤州江寧縣的瓦棺寺壁上，顧愷之畫有維摩詰像。 (參照 154 條)

《歷代名畫記》卷五〈顧愷之〉 長康(顧愷之的字)又曾於瓦棺寺北小殿畫維摩詰，畫訖，光彩耀目數日。

《全唐文》卷二六六記有黃元之〈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

顧愷之維摩

參照 154 條。

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

「無文殊，只一身」為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亦稱《維摩經》)與玄奘譯《說無垢稱經》中所見〈問疾品〉的故事。佛弟子舍利弗、大目犍連、大迦葉等探訪病中的毘舍離長者維摩。由於維摩善說理，因此佛又遣使文殊師利探視維摩。此時出現種種奇蹟，文殊同樣被維摩調伏。在敦煌壁畫中可見到許多以兩者對話、辯論的情景來表現問疾的表現。 (圖 168—6、7)

另外如同米芾的記載，以維摩單身像表現病中的姿態。 (圖 168—8)

文殊菩薩。

亦稱文殊師利，表現不為污染的佛陀智慧。代表大乘的菩薩，與普賢並稱，常見於經典。為釋迦三尊中釋迦佛的侍，其特質為智慧，正與普賢相對。單獨像以乘獅子、右手持劍的姿態最廣為人知。此條中的「文殊睡師子」(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乘睡獅的文殊菩薩)也是其中之一。 (圖 168—9、10)

舍弟極損

「我弟完全沒有(鑑定的)眼力。」

終與一日燒了

「以一日(將偽物全數)燒毀。」燒了為「附於茶毗」。

會其先化

化為化成灰，歸於無之意。「讓自己的畫先前往他界。」

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

不詳。《梁書》、《南史》雖然都存有關於元帝占夢的故事，但與秦始皇無關。始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或許是元帝的行為令人聯想秦始皇帝。即始如此也難以理解。以下為史書中所評論的梁元帝。

《梁書》〈本紀〉，史臣曰：「稟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無術，履冰弗懼。故凰闕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

其物不必多

「好畫必不多見。」

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畫，不為費

「花費(凡庸之畫)百軸的價格購入一幅好畫，並非浪費金錢。」

以五鍰價，置一百軸繆畫，何用？

鍰通緩，金六兩。

《尚書》〈呂刑〉，其罰百緩，〈傳〉緩，一曰，金六兩曰緩。

繆畫何用為「欺人的偽物沒有任何幫助。」意為投入大量金錢蒐集偽畫為無益之事。

黃卷五經，赤軸三史

黃卷與赤軸均代表經書、史書。雖然米芾所言的根據不明，不過有以下的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料。

《隋書》〈經籍志〉一經部　宋武入關，收其（注，陳）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字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儲之。

《北史》（成於六五九年）沿襲了上述《隋書》（成於六五六年）的記載。

《北史》〈牛弘傳〉　劉裕平姚，收其圖籍，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

《新唐書》〈藝文志〉中以顏色區別四庫，但具體採用何種顏色不明。

《新唐書》〈藝文志〉四十七，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

關於黃卷，用紙為黃的典籍稱黃本。不過並未見將清朝四庫全書一般有黃色封面的書籍稱為黃卷的例子。

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

《通雅》〈器用〉　黃卷，黃本也，穆天子傳序，謹以三尺黃紙，寫上會要。天寶中敕御史依舊置黃卷，書闕失，古人用黃卷。

猶有俟于抄錄

「依然有必要檢校改正。」即使是古籍也必須再檢討。

可渡江投水府也

「(這般平庸無趣的佛畫)渡河時可丟入水中，給水府神。」

與 166 條中將韓幹畫獻給中元水府的故事相呼應。這顯示米芾對於水府廟神並無好感，甚有趣。即使是水神，米芾也難以忍受其奪取名畫，代以劣質的畫作即可。

【169】

漣漪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圈勢，別作一小圈，畫北斗紫極，亦易於點閱，又列位多異於常圖。余常作〈天說〉，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之質，作成〈晝夜圖〉六十本，因得究潮候大小，又為晝夜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又著〈潮說〉，以證盧肇皮日休之緣飾，釋氏假佛之詭論，將上之御府，藏之名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校異〉　《山林》，皮日休誤為皮保。上之御作上于御。常作同《美叢》，《山林》、《王氏》其他諸本皆作嘗作。《汪珊》二十三，載有開頭由「漣漪」至「常圖」的四十二字。

〈資料〉

《四庫全書提要》認為此條妄誕而嚴厲批評。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畫史〉　他如渾天圖，及五聲六律十二宮旋相為君國，自為圖譜之學，不在丹青之列。…芾不以天文名，而其論天，以古今百家星曆盡為妄說，欲以所作晝夜六十圖，上之御府，藏之，已為誇誕。…是亦以顛得名之一端，存而不論可矣。

如同《提要》所言，此條與其次的170條具有心理上相通的誇誕文句。

170　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為蒙陋生設也。

169、170這兩條為《畫史》中格外醒目並且情感特別昂揚的文章。其中必然有特別的緣故。

天文、音律並為禮部的職掌。無疑地寫下上述兩條文章的米芾，其意圖必然與當時禮部的政務活動有著密切的關聯。仁宗景祐年間(一〇三四－三七)以後，根據《儀禮》、《周禮》重新復原官服、車輿儀制、製造渾天儀象、郊禮、太廟、朝會、宴饗所奏的古樂，不斷頒布獻策與詔敕。熙寧七年四月，司天監沈括作渾天儀，元祐七年六月完成〈元祐渾天儀象〉，三省與樞密院奉敕並校閱。可由蘇頌〈新儀象〉得知其形制。　(圖169—1、2、3)　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七四，哲宗元祐七年六月戊辰，元祐渾天儀象成，詔三省樞密院官閱之。　㉗

㉖〈新儀象法要〉三卷，《四庫提要》〈子部，天文算法類〉，宋蘇頌撰。頌字子容，南安(江西)人，徙居丹徒(江蘇)，慶曆二年(一〇四二)進士，官至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累爵趙郡公。…是書為重修渾儀，而作事在元祐間，…其初成紹聖初也，宋時固甚重之。

蘇頌(一〇二〇－一一〇一)

《宋史》卷三四〇　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之古法，為台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

㉗此〈元祐渾天儀象〉可以由蘇頌《新儀象法要》而得知其細部。《四庫提要》中引《宋史》〈藝文志〉認為「成於紹聖初(一〇九四)」，不過實際上早於此。奏文中記有元祐四年(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又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復原古樂器，崇寧四年八月於崇敬殿前庭演奏新樂，堂皇地全面整理禮制。雖然米芾受到上述禮部動向的刺激而寫下《畫史》的文章，其內容並非為了上書或建言，而是別具有個人目的。要點在於「此著作將上呈天子，成為傳世不朽名著。我具有如此高深的學問。」宣傳自己「通曉這般的知識，對禮部而言是個難得的人材。」169 與 170 兩篇文章相連續，並且均以「藏之名山」(《史記》〈太史公自序〉)為結束，再加上情感特別昂揚的文體看來，當可斷定這兩篇為同一時期所寫。「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神奸鬼秘無所逃形」、「能召太和致太平」、「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不徒為蒙陋之生設也。」，不斷熱烈地叱責、誇口、炫耀、蔑視。這種賣弄學問與興奮，與面對禮部侍郎彈劾時作為防衛的〈辨顛帖〉，

○八九)藏於內府，紹興初年「以捲入元祐黨爭而廢」。由於晁端彥懸命奔走而得保存並流傳至今。

宋、朱弁《曲洧舊聞》八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新成，蓋蘇子容(注，頌)所造也。…子容又圖其形制，著為成書之上，詔藏於秘閣。至紹聖初，蔡卞以其出於元祐議欲毀之。時晁美叔為秘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為助。子中為言於章惇，得不廢。蔡京兄弟用事，無一人敢以此器為地矣，吁可惜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二三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張思訓所造，太宗皇帝賜名太平渾儀名稱，並各不同。今新制備二器而通三用，乞特賜名以稱朝廷制作之意，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為多。翰林學士許將等言：「…既言渾天則其為象可知。然於渾象中設璣衡，使人內窺天象以占測為言，故可總謂之渾天儀，其實兼儀象而有之也。今所建渾儀渾象，別為二器，而渾儀占測天度之真數，又以渾象置之密室，自為天運與儀參合。若併為一器，即象為儀以同正天度，則渾天儀象兩得之矣。此亦本朝備具典禮之一法也！乞更重作渾天儀。」從之。

此渾儀的製作年代，在朱弁《曲洧舊聞》卷八中記有「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新成，蓋蘇子容所造也。」此外，宋、莫君陳《月河所聞集》中作元祐六年。共有元祐四、六、七年等三說。

莫君陳《月河所聞集》　元祐六年新作渾儀，其製築台，其上設渾儀，以銅子黃赤道，窺管測日度三百六十四度四分之一。其次渾天，其製如大鍋，以木為之，面設星象，隨天輪運轉。置人於中，候之對竅視星。其次刻漏，其次以三銅池，以水轉輪，每刻木人擊鉦以為準。

上述為實際觀察渾儀的報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樣以等高的八度音來書寫。也就是說，169與170條為第三〈辨顛帖〉。㉙

崇寧三年米芾蔭母恩將進昇禮部侍郎，不過因為在頒命之前受到激烈反對與彈劾而終止。米芾當然全力反抗。

反對的理由之一為對於其平生奇行的責難，另外是米芾母曾擔任出入宮中的產媼。「其出身冗濁，宜不可冒玷清選。」(清、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文苑傳〉)宋代為恩蔭最為浮濫的時期。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二十五，〈宋恩蔭之濫〉)。不過宋代以任子(不經由科舉，藉由父祖功業而任官)進昇至南宮舍人(禮部要職)者僅有龐元英與米芾二人(宋、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七)。《宋史》卷十七。〈職官志，文臣蔭補〉該條中也提及未見如米芾一般的特例。由於米芾為極端的人事特例，因此彈劾也特別激烈。

>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六　言者謂其傾邪儉怪，詭詐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為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人，此豈顛者所能，竟不報。

任為就職。一任為二或三年，所以十五任相當於四十年以上。關於「在官十五任」，曹寶麟教授認為其經歷「並非十五，應增為十七、十八。」㉚不過由二十一歲至五十二歲遭到彈劾的三十年間的經歷，還不到十五任。另外，「推薦者五十人」同樣也是不可能的大話與誇張。這時米芾不在乎形象而到處尋求援助，卻反而受到嘲笑。在當時似乎是有名的故事。

> 宋、周輝《清波別志》卷上　米元章，嘗以書歷訴於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以顛者。」世遂傳米芾〈辨顛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注，為就任某官職而言經歷不足。)，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猷，黼黻王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注，不拘成規)料理之，先生以為何如？」又傳米老〈自薦帖〉，以是二帖余考其人，顛之名不虛得也。

「不幸的是若米芾過世則無法輔佐天子，我對於此甚感惋惜。」「其間充滿了自負的內容。由這兩封信看來，米老為顛者(注：狂人)似乎並非虛言。」米芾為時人談論到這個地步。169、170條為他為了防禦彈劾的策略之一。這類

㉙ 古原〈畫史における二三の問題〉《國華》一一七號，一九九四年，十三－十四頁。

㉚ 曹寶麟〈米芾評傳〉四頁，《中國書法全集37，米芾卷一》榮寶齋，一九九二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文章也混入了《畫史》之中。

漣漪

江蘇淮陰縣，為舊漣水軍的地名。米芾任漣水軍使為紹聖四年(一〇九七)至元符二年(一〇九九)，由四十七歲到四十九歲。此處所發生的大事件為 122 條，發現傳顧愷之筆〈梁武帝像〉。

藍氏

不明。

渾天圖

描繪中國古代宇宙構造論之一，渾天說的星宿圖。現存於蘇州孔廟的南宋石刻最廣為人知。 ㉚

後漢、蔡邕〈天文志〉《太平御覽》卷三，〈天部〉　言天体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得其情。

上述三家之中，也有以周髀取代蓋天的看法。

《晉書》〈天文志，天體〉　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蔡邕所謂周髀

㉚〈渾天圖〉高一九〇公分、寬一〇八公分，江蘇省蘇州市孔子廟藏，南宋淳祐七年(一二四七)黃裳作圖。額題隸書陽文天文圖。上圖下文，全圖以北極為中心，畫三個同心圓。

釋文四十一行，二千一百四十字。

此碑周圍的赤道宿度數值可用來推定此碑確切的年代。《元史》〈律曆治〉載有宋皇祐、元豐、崇寧年間的赤道宿度計測值。不過此碑的度數異於皇祐年間的數值，卻與元豐年間的值完全一致。由此可斷定黃裳的天文圖基於元豐年間的觀測。（藪內清〈宋代の星宿〉，《東方學報》第七冊，一九三六年，六十九頁。）

由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至徽宗崇寧五年(一一〇六)的近百年之間，舉行五次大規模的恆星位置觀測，其觀測的精度遠遠超越前代。〈蘇州天文圖〉即為其成果。元祐七年蘇頌所造渾儀表面所刻的星座，以及呈平面展開的《新儀象法要》的星座，均與〈蘇州天文圖〉同為其觀測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即蓋天之說也。…宣夜之書亡。

蓋天說源自於將天的形狀視為近似天蓋。天地為平行的平面，呈半球形穹窿狀，不過在北極處作高曲面。

蓋天說的體系存續至六世紀，五二五年在梁武帝長春殿所舉行的會議中獲得認可。五、六世紀之間出現了許多調和蓋天說與渾天說的嘗試。不過往後的正史中以渾天說為唯一正確的宇宙觀。

後漢張衡詳述了始於漢代的渾天說。「天似雞卵，大地如蛋黃，浮於其中央等等。」

後漢、張衡〈渾儀注〉《開元占經》卷一，〈天體渾宗〉　渾天如雞子，天体如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

即使在宋代，古代的宇宙論中以渾天說最為精確而受到支持。

宋、高似孫《緯略》〈渾天記〉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体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二曰宣夜，夏殷之法也。三曰周髀，周髀所造非周家術也。近世復有四術，…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徵驗不疑，此論精確。」

〈渾天圖〉為基於渾天說所作。根據渾天說天為球狀，以南北極為軸一日一轉。天体附著於天空，與天球並行日周運動。因此〈渾天圖〉的球体，在二次元的平面中，如果不是全圓則難以表現。此條所說的「不作圜式，別作一小圈」極不合理。如同《古今圖書集成》(清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刊)〈乾象典，天地總部彙考三，曆象圖說〉其中所見，必須作全圓。(圖 169—4)

現存兩件宋代天体圖。其一為成於紹興初年(一〇九四)左右，收於蘇頌《新儀象法要》的〈渾象圖〉，另一件為根據元豐年間(一〇七八－八五)觀測結果，基於元祐年間(一〇八六－九三)黃裳所繪的原圖而作成的石刻。此石刻〈天文圖〉(藏於蘇州孔廟)完成於南宋淳祐七年(一二七四)。[31]兩者均作圓形。　(圖 169—5、6)

直五尺

換算五尺約為一公尺五十六．三公分。雖然較蘇州〈淳祐天文圖〉的一公尺九〇公分為小，但如果除去下段的釋文，大小約等同於米芾所見天文圖。

---

[31] 參見夏鼐前引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作圜勢，別作一小圈

「天球並非圓形，作出較小的框界來描繪(星宿)。」

如同之前反覆說明，不將天体圖作成圓形是很奇怪的。此外也沒有發現過「小圈」的天文圖。至今所知的〈星象圖〉如下：　㉜

（1）曾侯乙墓所出土(紀元前四三三年)，漆繪衣箱蓋面。(圖 169—7)

（2）安徽省盱眙縣東陽漢墓出土，前漢末至新莽木槨墓，天井木雕。(圖 169—8、9)

（3）河南省洛陽市燒溝村第六十一號後漢墓，隔牆門楣額正面。(圖 169—10)

（4）河南省洛陽卜千秋西漢墓壁畫。(圖 169—11)

（5）山東省肥城縣東漢孝堂山石祠石樑下畫像石。 (圖 169—12)

（6）甘肅省武威市磨嘴子第六十一號後漢墓出土〈木式盤〉。 (圖 169—13、14)

這些均非基於實測的繪圖。(6)為用來占卜曆數的器具表面，並非全是天体圖。米芾所見的藍氏所藏本為〈晉畫渾天圖〉。很難想像晉畫的〈渾天圖〉並非圓形。

〈渾天圖〉的作法如下。《四庫全書》中記有：

㉜ 有關所列舉的古代星象圖有以下的研究。

(1)、王建民、梁柱、王勝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龍白虎圖像〉《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

特別展《曾侯乙墓圖錄》一九九二年

(2)、周曉陸〈盱眙漢墓木刻星象圖考〉《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一九八五年

林巳奈夫〈盱眙東陽前漢墓木槨墓天文圖をめぐって〉《漢代の神神》臨川書店，一九八九年

(3)、夏鼐〈洛陽西漢壁畫中墓的星象圖〉《考古》一九六五年第二期

(4)、〈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六期

林巳奈夫〈洛陽卜千秋墓壁畫に對する注釋〉《漢代の神神》

特別展《南京博物院展》圖錄，一九八一年

(5)、參照夏鼐前引文。

(6)、宋濤〈木式盤〉《中國甘肅省文物展圖錄》〈圖版解說〉一九九〇年

嚴敦杰〈式盤綜述〉《考古學報》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庫全書提要》明、李之操撰〈渾蓋通憲圖說二卷〉　蓋渾天與蓋天，皆立圓而簡平，則繪渾天為平圓。渾天為全形，人目自外還視，蓋天為半形，人目自內還視。…其法設人目自南極，或北極，以視黃道、赤道，及晝長晝短諸規。憑視線所經之點，歸界於一平圓之上，次依各地(下略)。

就《晉書》〈天文志〉(成於六四六年)已經相當完備的內容看來，可知三、四世紀晉代的天文學急速發展。就《晉書》〈天文志〉的復原圖所見(圖 169—15)，與秦漢時期未發達的星宿圖當有所不同。「列位多異於常圖」，令人強烈懷疑晉畫藍氏本的年代。

最初米芾所說的「常圖」究竟為何？與《晉書》〈天文志〉、元祐渾象儀、淳祐石刻圖相關的星象圖尚有敦煌出土的斯坦因文書(圖 169—16)與五代吳越錢元瓘墓所出土的(圖 169—17)。前者完全沒由輪廓，後者作大圓形。米芾所謂的「常圖」為「圜式」的圓形中描繪星宿，應該並沒有超越這個程度的觀察與知識。很有可能米芾並不理解宋代一般的渾天說。

傳有米芾天文知識甚少的資料。元豐六年(一〇八三)四月九日，米芾三十三歲任杭州觀察推官時，為辯才法師寫了〈杭州龍井山方圓庵記〉。其中引用了天圓地方的說法。不過米芾雖說天圓地方，但並未表明依據渾天或蓋天說。〈方圓庵記〉的部分如下。　(圖 169—18)

天竺辯才法師命予入由照閣，經寂室，指其庵而言曰：「此吾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制，則圓蓋而方址。…法師曰：「夫形而上者，渾渾周遍，非方非圓，而能成萬圓者也。…故天得之則運而無積，地得之則靜而無變，是以天圓地方。」…元豐癸亥四月九日，慧日峰守一記。不二作此文成過予，愛之，因書，鹿門居士米元章。

素畫

米芾在所著的《寶章待訪錄》、《書史》之中，記錄了所收的每張法書的材質。不過並沒有使用「素畫」的例子。㉝素畫或可推測為不賦彩的水墨畫，不過未見實例。

㉝ 米芾所提及的書畫材料如下所見，種類繁多。

冷金紙、黃麻紙、白麻紙、古麻紙、粉蠟紙、唐物蠟紙、硾熟紙、硾熟軟紙、生紙、碧牋綾紙、楮紙、高絹、素紙、小箋紙、黃經紙、黃油摺經紙、池紙、澄心紙、歙紙、觀音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畫史》 64　以壁畫筆上絹素。

《同》 80　絹素畫以粉點。

如上所見，絹素畫的絹字有脫落，應作「絹素畫」才正確。

另外關於絹素有以下的用法。不過並未符合此條。

《畫史》135　古紙素，有一般古香。

《書史》110　文若施於書畫，古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

列位多異於常圖

「星宿的配置不同於一般的天体圖。」

紫極

帝位，為天子居所，並非星座。米芾混淆了紫極與紫宮、紫微垣。雖然是銳氣十足的論調，但卻顯示了米芾天文知識的貧乏。

紫宮一名紫微垣，為天帝所在。天極星為散在其周圍的小星。

《宋史》〈天文志〉〈紫微垣〉　紫微垣東蕃八星，西蕃七星，在北斗北，翊衛之象也。一曰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下略)

《史記》〈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北斗

星辰之名。距離北極約三十度的天樞、旋、璣、權、玉衡、開陽、搖光等七星。一至四為魁(杓首的部分)，五至七為杓(杓柄的部分)，合而為斗。排列的形狀似斗(杓)，其柄一晝夜指十二方。

《史記》〈天官書〉　北斗七星，所謂璇極玉衡，以齊七政(日月五星)。(注)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為斗。」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御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記，皆繫於斗。

中國天文學中最重要的是大熊座的北斗七星。《史記》〈天官書〉中稱為天帝車，在天的中央環繞北極並統御四方，決定四時與天地之分，均等其力於五行。北斗七星的運行與地上的變遷相對應。

圖 169—19 為山東省嘉祥縣城南三十里，位在武宅山下武氏墓群中的後石室第四石。高一二一公分、寬二一六公分，此圖為全部四層之中的第四層。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央刻有乘坐北斗七星的帝王，以四星為車輿，向右延伸的三星形成車轅。星君坐於車內，面向右前方，戴斜頂高冠，前後有帶。無車輪，作雲氣狀，後方探出龍首蛇身的怪物。前方有三人，其後一人呈跪姿，在車後有持笏者三人腳踏雲氣。右上方的小仙人持星，以鳥或雲氣紋填滿餘白。此圖顯示了漢代人對於北斗七星的強烈印象。

圖 169－20 為以大烏背日的形式表現運行於天空的太陽。河南省南陽漢代畫像石中的太陽作這樣的表現。

圖 169－21 與前圖的構圖很類似。

在飛鳴的金烏之前刻有太白星，上側有三星相連的河鼓，下方左側作菱形者為女宿。北斗七星作圍繞著象徵月的蟾蜍。

圖 169－22 下方有一龍，其上方刻著滿月，月中並有兔與蟾蜍。古代天文學中將天分為二十八個區畫而成為二十八宿。龍則代表東方。此圖表現了月運行於蒼星座的範圍中。

余常作天說，…因得究潮候大小，…又著潮說，

米芾雖然談到「曾研究天文或潮位，撰寫以下的著作」，但《畫史》以外完全沒有資料，其說法極為可疑。內容的真偽之外，在米芾的時代不可能自學天文或海潮等學問。這是當時社會的常識，難以理解為何米芾作這樣的說明。以下將檢證天文學為禁止個人學習的學問。由於天文與占星術相結合而成為預言之術，此預言能煽動民眾，往往成為叛亂的動機，因此為朝廷嚴厲取締。朝廷中設有天文台，亦任命觀測人員，不過禁止民間個人學習天文。太宗即位初年(九七六年)，下令民間天文學者三百五十一人集於都城接受考試，有才學的六十八位合格者奉職司天台，其他未合格者以身陷邪道為理由，黥面並流放海島。此外所使用的天文書籍均提交朝廷，不許民間保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　開寶九年(太宗，九七六年)十一月甲午，今諸州大索明知天文術數者，傳送闕下，敢藏匿者棄市，募告者賞三十萬。《同》卷十八，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丁亥，諸道所送，知天文相術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十二月丁巳朔，詔以六十有八隸司天台，餘悉黥面，流海島。

《宋史》卷六十四〈職官志〉　秘書省，日曆所，元豐六年詔秘書省長貳毋得著作修纂日曆，進書即繫銜，以防漏洩。

紹聖初年(哲宗，一〇九四年)，在元祐黨爭的關聯下，米芾認識欲阻止毀廢蘇頌渾儀的林中、章惇、晁端彥，以及熙寧五年(神宗，一〇七二年)任提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司天監(國立天文台長)的沈括等人。不過交情似乎還不到足以出示《新儀象法要》〈渾象圖〉。觀測天体者、研究者、著述者的活動為「國家權力的警戒目光所監視。」、「由於天象的出現具有政治意義，任何朝代均訓戒天文官要注意保守秘密。」[34]

文獻也收藏積存於秘府、內府書庫，管理嚴格。關於蘇頌的《新儀象法要》，《四庫全書提要》中曾言「流傳秘冊，閱數百年摹繪如新，是固宜為寶貴。」，為秘書，不可能閱覽。不只是極難利用書籍自學，也不可能向何人習得天文學。以下為九世紀稍早的資料。

《舊唐書》〈天官志〉　開成五年(文宗，八四〇)十二月，敕司天台，占候、災祥，理宜秘密。如聞近日，監司官吏及所由等多與朝官並雜色人交游，既乖慎重，須明制約。自今已後監司官吏，不得更與朝官及諸色人等交通往來一，委御史台察訪。

這樣的狀況在米芾的十一世紀應該也沒有很大的改變。結果造成天文學成為特殊領域中特定人士才能持有的知識，與社會一般的常識相距甚遠。以下的故事傳達了這個訊息。仁宗皇祐年間科舉中，出現了以「璣衡(觀測器)正天文之器」為題作賦的考題。舉人皆混淆了渾儀與渾象，考官也在完全不知的狀況下給與高分。

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　皇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為高等。

米芾當時官府司天監的組織如下。並無自學天文學的方法。米芾如同沈括並未擔任司天監的官職，究竟在何處能習得天文知識。

《宋史》卷百六十四〈職志四〉　司天監，掌察天文祥異，鍾鼓漏刻，寫浩歷書，供諸壇祀祭名神名版位畫目。…元豐官制行，罷司天監，立太史司，隸秘書省。

《同》卷百六十四　秘書省太史局，掌測驗天文，考定曆法。凡日月、星辰、風雲、氣候，祥眚之事，日具所占以聞。歲頒曆于天下，則預造新呈、祭祀、冠昏及大典禮，則選所用月。…其別局有天文院，測驗渾儀刻漏所，掌渾儀臺晷夜測驗辰象。

余常作天說，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之質

常同嘗。「過去」

---

[34] 宮崎市定〈書禁と禁書〉《東亞問題》第二卷第一號，一九四〇年。後來收於《アジア史研究》第二，一九五九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月旁側之形

日月附近的形狀

盈虧之質

「徹底尋求盈虧的本質。」

盈虧

沈括認為可由月的盈虧來檢證日月之形如球狀。

《畫史》中上述的一句，不過是盜用自沈括的論證。沈括重視觀測的態度通貫於他所有的天文研究活動，受到了很高的評價。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 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圜，此有以知其如丸也。

南宋朱子與程大昌支持沈括之說。

朱子《楚辭集註》〈天問第三〉 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及為得理。蓋括言之曰，(下略)。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八，〈月受日光〉不如沈括之語，能發越其狀，使聞者豁然也。沈之言曰：「月如銀圜圓，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銀圜之說而思之，則魄也。…月十五日兩耀，相當銀圜也者，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為滿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為之圜者，但能偏則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為魄也。魄者暗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而沈氏耀圜之說，又能發揚其狀也。

另外關於米芾之說並無評論的文章。米芾的〈天說〉當為不曾存在的虛構。

天說

僅唐柳宗元曾作以〈天說〉為名的文章。米芾當然也意識到柳宗元的〈天說〉，並在自說中踏襲其名。然而柳宗元的〈天說〉為養生論、天命論，完全與宇宙構造論、天文學無關。如果是「承接以前的學說」，則米芾的主張應該與柳宗元的〈天說〉有關。此外，唐劉禹錫曾作〈天論〉上、中、下三部。〈下〉

㉟ 杜石然、范楚生、金秋鵬、周世德、曹婉如著，川原秀城等譯《中國科學技術史》下，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七年，三七八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有關於渾天、宣夜說的討論。米芾應該不是引用柳宗元，而是劉禹錫的〈天論〉。也就是說米芾並未參照前人諸說，而是用含糊的知識寫下此條。

潮候大小

潮水起落的高低差。 ㊱

〈晝夜圖〉

或為說明晝夜時間長短的圖示。《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典〉中的〈晝夜永短圖〉、〈通乎晝夜圖〉(《六經圖》)、〈晨昏朦景圖〉等與《渾蓋通憲圖說》的〈晝夜箭漏圖〉均作一大圓形。米芾的〈晝夜圖〉則不明。(圖 169—23、24、25、26)

〈晝夜圖〉所引六經

完全沒有關於米芾所作〈晝夜圖〉的資料，應是虛構。由於可見於沈括的記載，可推測米芾由此得到啟示。沈括在熙寧五年(一〇七二)任提舉司天監(天文台長)，運用璣衡尋找極星的位置。「觀測器測得極星時，另描繪一圖。分別在日暮、入夜、拂曉時描繪所見，全部共作二百圖。熙寧八年在〈熙寧曆奏議〉中詳細敘述了極星運動。」

《夢溪筆談》〈象數一〉　熙寧中，予受詔典領曆官，雜考星曆，以璣衡球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曆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為一圖，圖為一圓規，乃畫極星於規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見之，凡為二百餘圖(明弘治年刊本，脫為二兩字)。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予於熙寧曆奏議中敘之甚詳。

所引六經

六經為五經(《詩》、《書》、《易》、《春秋》、《禮記》)與《周禮》。實際上米芾

㊱ 根據ジョゼフ・ニーダム(李約瑟)《中國の科學と文明》第五卷〈氣象學〉三八八－三八九頁，有關潮水的起落，三世紀楊泉曾寫過〈物理論〉，認為係來自月的圓缺的影響。四世紀的葛洪贊成楊泉的見解。

葛洪《抱朴子》是以月盛而潮濤大，…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否讀過六經尚有疑問，以下為與天文曆法有關的部分。

《尚書》〈堯典〉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有六旬，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同》〈舜典〉　正月受終于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

《春秋左氏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台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同》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同》襄公二十八年，秋八月。裨[illegible]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同》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周禮》〈地官，大司徒〉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所引六經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

黜為除、止之意。「引用六經經文以改訂百家曆法之誤。」

這部分借用了《史記》〈太史公自序〉的一節。

《史記》〈太史公自序〉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俟後世聖人君子。

米芾藉由古典，亦即文獻以改正妄說。然而這不但不合理也不可能。如同米芾所說，如果要糾正過去星曆的誤訛，應使用渾儀等觀測儀器，必須作精密的計算。實際上在米芾當時的北宋改曆，是因為曆數不合，並非能藉由反覆閱讀古典或文獻而修改。「援引六經經文而能改曆」的說法，正證明了米芾對於天文學的無知。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尚書左丞蘇頌受敕命製作的觀測儀器中，有近似現代天球儀的渾儀(圖 169－1)。如果米芾看過描繪於其表面的星座展開圖(圖169－5)，應該就不會說出這般欲藉由文獻來解決的看法。北宋的改曆正來自於利用渾儀等觀測儀器所作精密計算的成果，難以想像米芾不知此事。明知卻又刻意提及「六經云云」正是有欠斟酌。大概沒有人會傾聽米芾的提議。

中國主要的觀測儀器為渾天儀(渾儀)，測景則有圭表，計算時間另有漏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渾天儀用來觀測天体位置，始於前漢末期。唐代加以改良，後世亦承襲其結構。北宋的觀測儀器十分完備，數次鑄造了大型的青銅渾天儀。根據南宋周密的《齊東野語》卷十五，北宋首都開封備有四座渾天儀，各以銅二萬斤鑄造。這四座渾天儀的年代分別被稱為至道儀、皇祐儀、熙寧儀、元祐儀，於太宗、仁宗、神宗、哲宗時分四次鑄造。其中的熙寧儀於神宗熙寧八年(一〇六八)由沈括指導製作，可見於《夢溪筆談》卷八。此外《宋史》〈律曆志〉二十九中編纂《渾儀總要》十卷，特別描述了渾天儀的構造。 (圖 169—2、3)

最後的元祐儀為哲宗元祐年間(一〇八六－九三)由蘇頌指導，韓公廉所造。

詳細的記載收錄於蘇頌《新儀法要》三卷(元祐七年刊)。(圖 169—2、3)

由於北宋作為觀測器械核心的渾天儀極為完備，促使天文觀測，尤其是恆星位置的觀察取得劃時代的進步。

此元祐儀設於塔上，為利用漏刻水為動力而自動運轉的水力渾天儀的一部分，被贊譽為中國機械技術的最高峰。無論如何，都已經超越了米芾所能控制的範圍。 (參照注 2)

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

中國的曆法並不等同於太陽曆（儒略曆）或太陰曆（回教徒曆）。中國曆法與上述二者相較，為包含了更廣的日月星辰運行或朔望節氣推算法的天体曆。就天体曆的性質而言，編纂得以永久使用的曆法並不可能，然而致力於制定完善的曆法卻成為中國的曆法史。總之，中國的曆法史就是有關日月星辰運行的研究史。包括《漢書》〈律曆志〉中的三統曆，由中國最早的太初曆到隋代為止經過十四次改曆，在唐代則有九次。這些新曆的作者、曆法家的姓名均載於正史。

難以相信米芾能超越「百家」的博學，並檢討、批判所有的星曆。暫且不說「古代的星曆家」，將「當代星曆家」的曆法視為妄說本身就是個很大的問題。原因在於改曆是以天子之名所進行，這並非米芾所能議論。原來改正朔就是國家大事。正朔，亦即新歲或月的開始，為了告知天下而頒布新曆。對於立國的君主而言是為了振奮人心、宣誓王朝尊嚴的重要政治性儀式。

兩宋共三百二十年，十八位皇帝之間改曆十九次。「其頻繁的程度超越唐代，未見於前代。」[37]即使在米芾在世之時，治平二年、熙寧八年、紹聖元年、

[37] 藪內清〈唐宋曆法史〉二十二頁，《東方學報》第十三冊，一九四三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崇寧二年等五年計改曆五次。批評「當代星曆家」立刻成為中傷政府的曆法。米芾不應該不知道這樣的情況。唯一的可能是在他所身處的狀況下，為了回應彈劾而忘記了這樣的顧慮。

又著潮說，以證盧肇皮日休之緣飾。

這盜用了同時期沈括的〈潮說〉為己說，為冒用。 ㊳

沈括《補夢溪筆談》卷二，〈象數〉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乎？ (下略)

盧肇皮日休之緣飾，釋氏假佛之詭論

二人在正史中均無傳。盧肇著有〈海潮賦〉、〈渾天法〉等，米芾將其文視為「詭論」。皮日休被認為是排佛論者，不過未見相當於米芾所批評的議論。難以理解為何將二人並稱。

盧肇

字子發，袁州(江西)宜春人，生卒年均不明。唐武宗會昌三年(八四三)狀元及第，初為鄂岳盧商從事，後除著作郎，遷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懿宗咸通年間(八六〇－八七三)，出知歙州(安徽)、宜池(安徽)、吉(江西)三州卒，著有賦集八卷，詩文集十三卷。

這裏引用盧肇〈海潮賦〉的一部分。

盧肇〈海潮賦〉《欽定全唐文》卷七六八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未所究之，將為之辭，猶憚人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盈，月望乃大，至以為水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目之與海同物，物之同，能相激乎？…是以月之與潮，皆晦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朒其朏，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

㊳ 盧肇之外唐人亦撰有潮說。關於丘光庭，《全唐文》卷八九九中有「吳興之人，吳越國子博士」、《新唐書》〈藝文志，集部〉載有「丘光庭集三卷」。其他的著述雖然不明。不過丘光庭尚撰有〈論潮有大小〉、〈論潮候漸差〉、〈論析潮〉、〈論氣水相周日月運行〉、〈論渾蓋軒宣諸天得失〉、〈論潮夕由來大略〉、〈論潮汐名義〉、〈海潮論並序〉等文。米芾完全不知丘光庭的論說，令人不得不責難米芾知識的貧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也。　(下略)

盧肇在〈海潮賦〉之外，尚有〈天河賦〉、〈海潮賦後序〉、〈日至海成潮入圖法〉、〈渾天載地及水法〉、〈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渾天法〉、〈進海潮賦狀〉等文章。

《全唐文》在上引〈海潮賦〉的後面接續著懿宗的敕文，贊賞盧肇的學識。原來似有附圖。

(敕)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獨見，徵引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怯千載之惑，其賦宜付史館。

相反的，沈括批評盧肇的潮說。這條中的「盧肇之緣飾」(裝飾外觀，僅止於表面的議論)，應為借用沈括的評論，並非米芾獨特的見解。

皮日休

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湖北)人，生年不詳，卒於唐僖宗中和初(八八一)。性傲誕，隱居鹿門山(湖北)，嗜酒癖詩，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醉士，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僖宗咸通八年(八六七)登進士第，崔璞守蘇，辟軍事判官，入朝為著作郎，遷太常博士，僖宗乾符中(八七四－八七九)，東出關，為毘陵(江蘇)副使，陷黃巢中，巢愛其才，及至京，授為翰林學士。嘗使為讖文以惑眾，巢疑其懷恨諷己，遂殺之。日休嘗自集所為文十卷，名《文藪》，及詩集《胥台集》一卷。

釋氏假佛之詭論

假佛為借用佛名，偽佛。未見於佛典的用語。釋氏（相信佛法者，稱為釋迦弟子者）假托佛教的虛偽議論。盧肇〈渾天法〉中「乖誕、荒唐的議論之一」為「釋氏所說的四天」。具體而言米芾所指為何？在盧肇其他的文章中並未見到，或為例如以下關於迦葉、比丘的記載。

《大寶積經》一一二，〈普明菩薩會〉第四三，迦葉，譬如有四大海滿中生蘇，菩薩有善根甚多，無量亦復如此，譬如若破一毛以為百分，以一分毛取海一滴，一切聲聞有為善根亦復如是。

《起世經》〈閻浮洲品　第一〉　佛言：「比丘，如一日月所行之處，照四天下，如是等類，四天世界，有千日月所照之處，此則名一為一千世界。諸比丘，千世界中，千月千日千須彌山王，四千小洲，四千大洲，四千小海，四千大海，…四千小王、四千大王、七千種種大樹、八千種種大山、十千種種大泥利牛。諸比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今此大地厚四十八萬由旬，周闊無量，如此大地，住於水上，水住風上，風依虛空。諸比丘，所有水聚，厚六十萬由旬，周闊無量，彼水聚下，所有風聚，厚三十六萬由旬，周闊無量。諸比丘，比大海水最極深處，深八萬四千由旬，周闊無量。諸比丘，須彌山王，下入海水，八萬四千由旬，上出海水，亦八萬四千由旬，須彌山王，其底平直，下根連住大金輪上。」

將上之御府，藏之名山

這部分根據典故，取自《史記》的引文。

《史記》卷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其中所說的名山為五嶽。

《史記》〈封禪書〉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嵩山)、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

另有以下的資料。

《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先王所謂策府(藏書之所，唐以後稱秘書省)。郭璞注：「古帝王藏策之府，則謂藏之名山。」

在其次的 170 條末尾中也有提及。

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為蒙陋生設也。

170 條末尾傳達了與此相應的意圖，仿效司馬遷，並表現了米芾的自負，以自己的著作為不朽名著，恐怕亡失而藏於五嶽。不過實際上，他所誇大宣傳「能召太和致太平」、「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的著作並不存在。這都是米芾的虛構、誇大的妄想。像這般米芾的謊言很容易就被破解，當時似乎也廣為人知。《畫史》87 條言自作李公麟畫。而這條盧肇〈海潮賦〉近似於沈括的評論，由此可知這是很常見的。

以下的故事為了解米芾剽竊習性的佳例。米芾將唐人詩句作為「自己的傑作」並大書特書，為蘇軾揭穿而換得滿座失笑。

宋、惠洪《冷齋夜話》卷四，米芾元章，豪放，有戲謔味。士大夫言能其作止，有書名。嘗大字書曰：「我有瀑布詩，不得古今賽，最好者，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素以怪之，其後題曰：「蘇子瞻云：『是白樂天好子詩也。』」見者無不大笑。

誰也都半信半疑，而蘇軾揭穿「為模仿白樂天」，結果造成眾人大笑。這樣的故事是否只被視為「有戲謔味」？當時此詩膾炙人口。如果米芾真的認為「別人並不知」，則的確意外地單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宣和書譜》卷十，〈行書四〉　徐凝，進士也。…，當時賦廬山瀑布泉者，無慮千百輩，而凝為詩韻，頗為時輩所推許，其卒章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居易以元老詞客為時領袖，亦作詩美之，以為不可跂及。自爾凝聲名聲名籍甚。而後世想見其風采者，獨得此一詩也，蓋其宗居易者，其論如此。

【170】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為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穩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為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為異，中鍾為別，以象為獎，以上為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為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季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露，神姦鬼秘，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為蒙陋生設也。」

〈校異〉

《山林》十二宮作十二管，精微夫之夫作矣。五音之聲作五聲之音，中鍾作中終，號表作說表，疑互作疑玄。缺設也之也。莫之為正，《美術叢書》與《美術叢刊》同，《山林》、《王氏》其他諸本皆將為正作為能。

由於此條已超越筆者能力所及，有待專家賜教。

（翻譯、責任編輯：林聖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1-1　宋人〈富貴花狸圖〉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1-2　李鱓〈耄耋圖〉

Christie's, March, 22 (1995)



圖 161-3　日本　土佐光起〈耄耋圖〉

大阪萬野美術館



圖 161-4　白蒿《三才圖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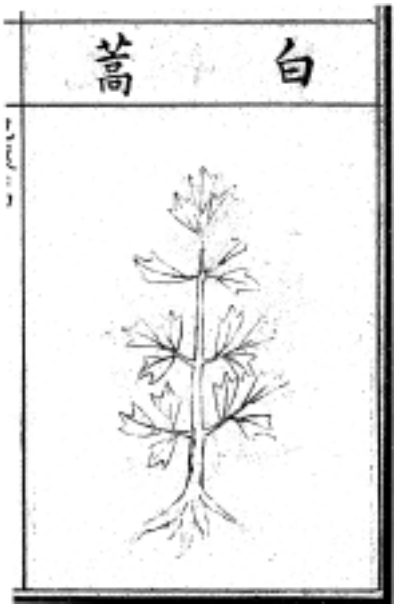


圖 161-5　白蒿《本草綱目》



圖 161-6　薄荷《三才圖會》



圖 161-7　薄荷《本草綱目》



圖 162-1　黃筌筆〈金盆鶉鴿圖〉王世杰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2-2　〈吳王夫差鑑〉傳河南輝縣
琉璃閣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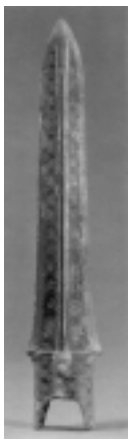


圖 162-3　〈吳王夫差矛〉
湖北江陵馬山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



圖 162-4　〈吳王夫差矛〉銘文



圖 162-5　〈斫鱠圖〉河南偃師酒流溝
出土宋代畫像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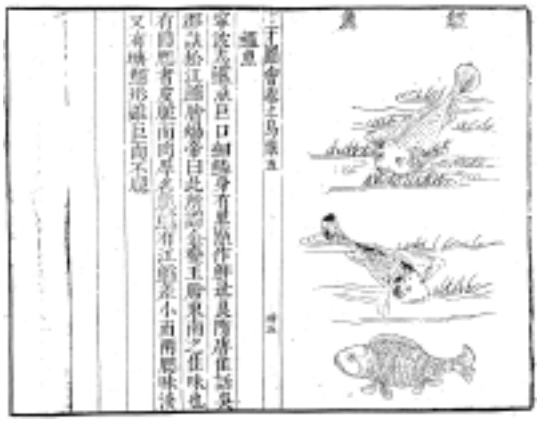


圖 162-6　〈鱸魚圖〉《三才圖會》



圖 162-7　〈鰣魚圖〉《三才圖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2-8　胡人像　洛陽金村戰國墓出土
前三世紀　東京永青文庫



圖 162-9　〈顏回像〉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2-10　〈李冰像〉東漢靈帝中平元年(184)
四川省博物館



圖 162-11　東漢 河北望都漢墓壁畫(模本)
2 世紀



圖 162-12　東漢 綠釉廚俑
山東省高唐縣東堌河出土



圖 162-13　〈鷹獵圖〉甘肅省嘉峪關西晉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2-14　〈宋仁宗皇后像〉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2-15　〈哲宗皇后像〉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2-16　趙孟頫〈蘇軾像〉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2-17　元代侍女俑　陝西省戶縣賀氏墓出土
陝西省戶縣文化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2-18　榻　《三才圖會》



圖 162-19　木榻實例　〈韓熙載夜宴圖〉部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162-20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部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162-21　衫　《三才圖會》



圖 162-22　矩紋紗交領單衫
江蘇金壇南宋周瑀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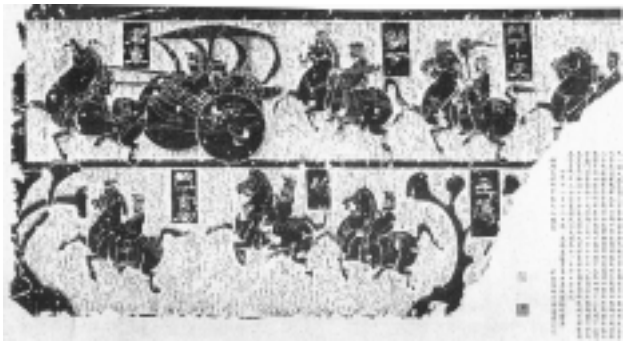


圖 163-1　東漢〈車馬行列〉出土地不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3-2　東漢〈出行圖〉部分
山東嘉祥武氏祠前石室第九石
林巳奈夫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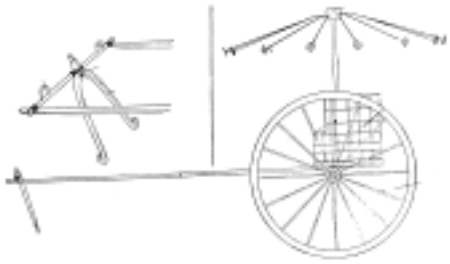


圖 163-3　蓋與轅《長沙發掘報告》
195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圖 163-4　東漢 畫像石棺 部分 四川廬山



圖 163-5　東漢 軺車駸駕畫像磚 四川成都



圖 163-6　東漢 輜車畫像磚 四川成都



圖 163-7　梁冠(皮弁、爵弁)《三才圖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3-8　東漢〈講學圖〉畫像磚
四川成都



圖 163-9　綏(馬車後方部分) 武氏祠
左石室



圖 163-10　紛(馬尾圖狀物) 山東省孝堂山



圖 163-11　紛(馬尾圖狀物)軺車駿駕畫像磚
四川成都



圖 163-12　〈出行儀衛圖〉 山東肥城孝堂山 林巳奈夫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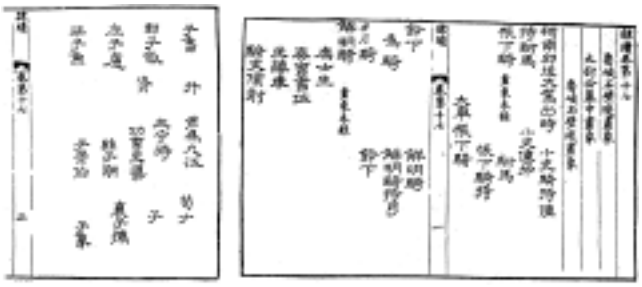


圖 163-13　《隸續》卷十七 〈魯峻石壁殘像〉



圖 163-14　持鉦騎馬畫像磚
成都揚子山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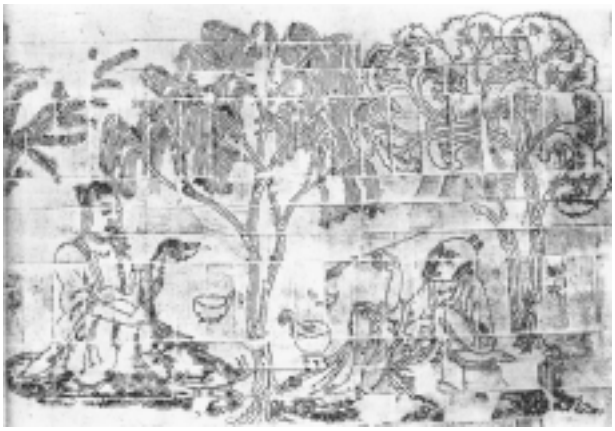


圖 164-1　〈竹林七賢圖〉部分　南京西善橋南朝大墓出土



圖 164-2　男侍 陝西省長安縣南里王村
韋洞墓墓室北壁



圖 164-3　阿史那忠墓壁畫
(模本) 陝西西安市



圖 164-4　懿德太子墓壁畫(部分) 陝西西安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5　男侍　蘇思勗墓西壁壁畫
陝西西安市東郊



圖 164-6　男兒侍　陝西西安市南郊
羊興鎮李爽墓東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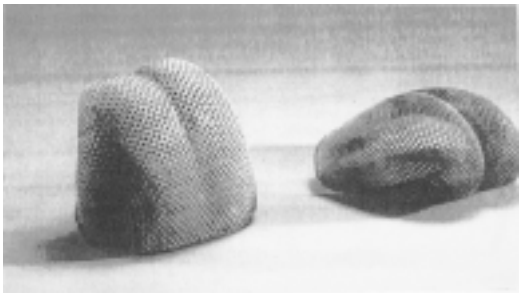


圖 164-7　巾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



圖 164-8　〈胡俑頭像〉 永泰公主墓出土



圖 164-9　〈參軍戲俑〉
西安鮮于庭誨墓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



圖 164-10　〈宋神宗像〉 台北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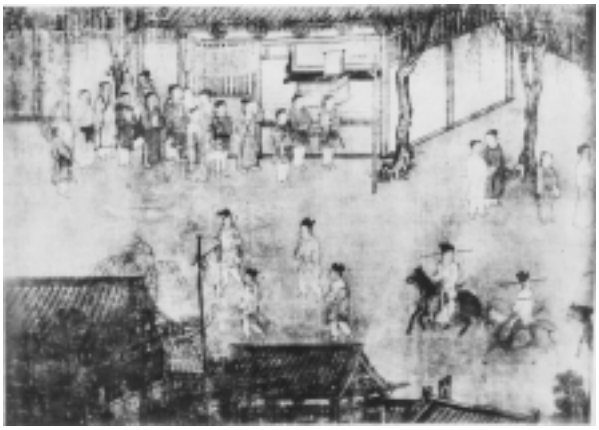


圖 164-11　蕭照〈中興瑞應圖〉(部分)



圖 164-12　皮弁(右下)《三禮圖》



圖 164-13　漢代皮弁　林巳奈夫繪圖



圖 164-14　皮弁(左側)《三禮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15　皮弁 《六經圖》



圖 164-16　皮弁(左側) 《三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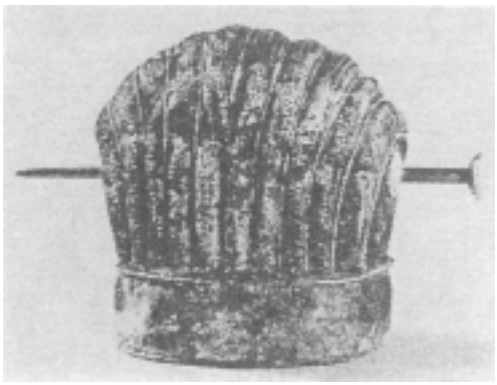


圖 164-17　皮弁　山東鄒縣出土



圖 164-18　皮弁(左側) 《三才圖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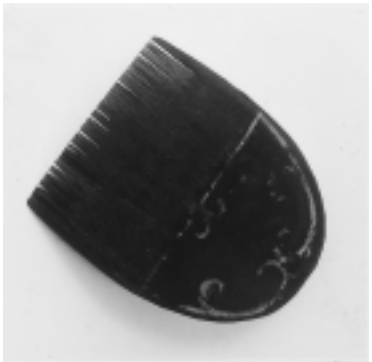


圖 164-19　彩繪木[illegible]　湖北江陵雨台山第 84 號楚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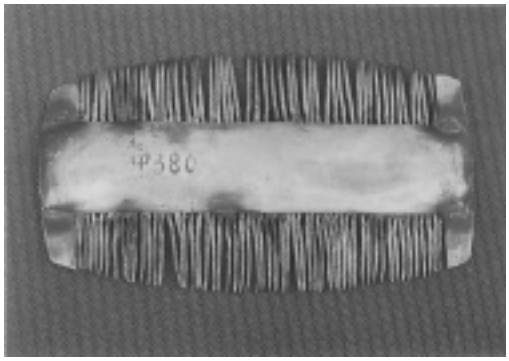


圖 164-20　銀[illegible]　江蘇蘇州盤門外吳門橋元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21　半月形梳(右上)
江蘇淮安城東南窖沈氏墓出土
形制簡單的角梳(左下)
江蘇丹徒丁卯橋出土



圖 164-22　掠子(左側) 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



圖 164-23　射手(模本) 五代 敦煌莫高窟 345 窟



圖 164-24　勒子(左下)〈維摩詰經變〉部分
敦煌莫高窟 159 窟



圖 164-25　白沙宋墓第一號墓
甬道東壁　河南省禹縣



圖 164-26　白沙宋墓第二號墓　墓室西南壁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27　白沙宋墓第二號墓　甬道西壁壁畫



圖 164-28　樂伎俑 河南省博物館



圖 164-29　宋加彩侍者　河南省焦作新李封墓出土



圖 164-30　樂伎俑 山西省博物館



圖 164-31　紳　春秋後期 山西省侯馬出土陶範



圖 164-32　守護神像　北宋 河南嵩山中嶽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33　紳　明 劉仲賢〈七賢圖〉部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4-34　半臂實例　元代 內蒙古
赤峰元寶山壁畫



圖 164-35　〈宋式背子〉　南宋
福建福州黃昇墓出土



圖 164-36　〈元式背子〉
江蘇無錫市郊元墓出土



圖 164-37　〈歸去來辭〉部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4-38　元 〈陶淵明像〉
台北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39　〈宋太祖像〉
台北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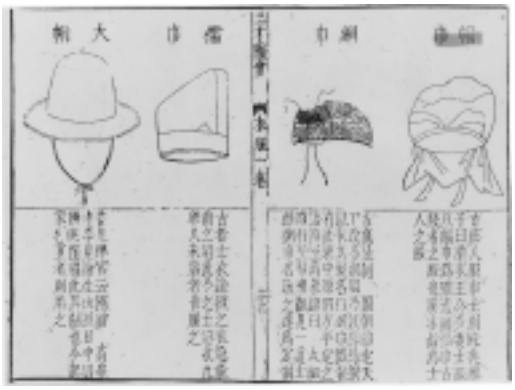


圖 164-40　幅巾(右側)　《三才圖會》



圖 164-41　毋追冠(上側)《三禮圖》



圖 164-42　毋追冠(右側)《三才圖會》



圖 164-43　〈蕭翼圖〉　〈賺蘭亭圖〉部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44　傳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4-45　錢選款〈蕭翼賺蘭亭圖〉 弗利爾美術館





圖 164-46　趙麟〈賺蘭亭圖〉裡特堡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47　鄭重　*Christie's*, November, 22 (1997)



圖 164-48　丁觀鵬〈賺蘭亭圖〉*Christie's*, November, 28 (1990)



圖 164-49　南宋黃昇墓出土 寬袖衣



圖 164-50　〈蕭翼賺蘭亭圖〉部分 辯才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51　衫　《三才圖會》



圖 164-52　襴衫　《三才圖會》



圖 164-53　烏紗帽(右側)《三才圖會》



圖 164-54　〈李白事蹟圖卷〉部分
日本兵庫個人收藏



圖 164-55　〈李白事蹟圖卷〉部分
日本兵庫個人收藏



圖 164-56　明　徐良〈李白騎鯨圖〉
淮安市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4-57　〈李白像〉《三才圖會》



圖 165-1　〈山陽麟鳳圖〉大村西崖
《中國美術史雕塑篇》



圖 165-2　篆書　《三才圖會》



圖 165-3　隸書　《三才圖會》



圖 165-4　〈西狹頌碑亭〉　西林昭一
《ガイド中國の書》



圖 165-5　〈西狹頌〉碑文拓片(全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5-6　〈西狹頌〉祥瑞圖
甘肅省成縣西峽棧道



圖 165-7　〈木連理〉 武梁祠



圖 165-8　〈黃龍圖〉 武梁祠



圖 165-9　〈嘉禾〉(右側)　武氏祠前石室第十二石左側



圖 165-10　〈嘉禾〉　武梁祠



圖 165-11　元人〈嘉禾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5-12　〈麒麟圖〉
大村西崖
《中國美術史雕塑篇》



圖 165-13　麒麟與祥瑞　江蘇徐州茅村畫像石　林巳奈夫繪圖





圖 165-14　麒麟、鳳凰、祥瑞　江蘇睢寧賈汪畫像石
林巳奈夫繪圖



圖 165-15　〈鳳凰圖〉 大村西崖
《中國美術史雕塑篇》





圖 165-16　科斗文字
《三才圖會》



圖 166-1　〈太平府疆界圖〉
《古今圖書集成》
〈山川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6-2　〈采石圖〉 清 蕭雲從
《太平山水圖冊》



圖 166-3　〈牛渚磯圖〉 清 蕭雲從
《太平山水圖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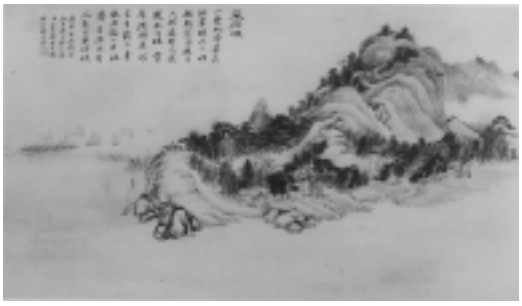


圖 166-4　沈銓 〈采石磯〉



圖 166-5　〈三官圖〉(由右至左為潮神、水神、波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圖 166-6　〈三官像〉(由右至左為水官、天官、地官) 清 四川成都三官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6-7　〈三官圖〉部分　波士頓美術館



圖 166-8　宋人〈三元大帝圖〉部分
〈中元真君圖〉 美國個人



圖 166-9　元 山西洪洞縣水神廟大殿
水神塑像



圖 166-10　〈李賀像〉 清 上官周
《晚堂笑畫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7-1　懷素〈自敘帖〉部分
蘇耆題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7-2　清朝畫院本〈清明上河圖〉部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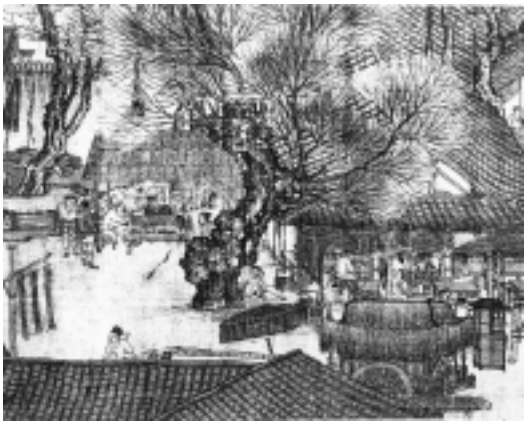


圖 167-3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部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168-1　〈伏羲坐像〉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168-2　〈伏羲像〉《三才圖會》



圖 168-3　〈軒轅像〉《三才圖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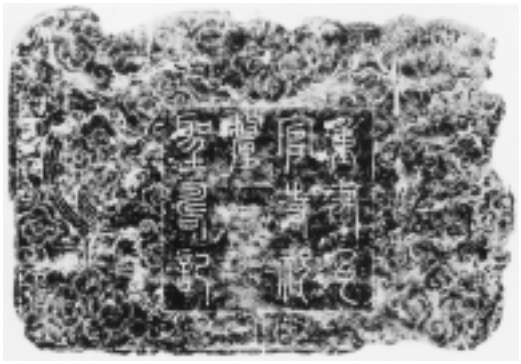


圖 168-4　瓦棺寺 碑篆額



圖 168-5　瓦棺寺遺址 約 1920 年攝影



圖 168-6　敦煌莫高窟 103 窟 東壁南側
〈維摩詰經變・維摩詰〉



圖 168-7　敦煌莫高窟 103 窟 東壁北側
〈維摩詰經變・文殊師利〉



圖 168-8　〈維摩詰像〉 京都東福寺



圖 168-9　文殊菩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8-10　元人〈文殊像〉



圖 168-11　〈蒼頡像〉(左側)　沂南畫像石墓中室南壁東側



圖 169-1　〈渾儀〉《新儀象法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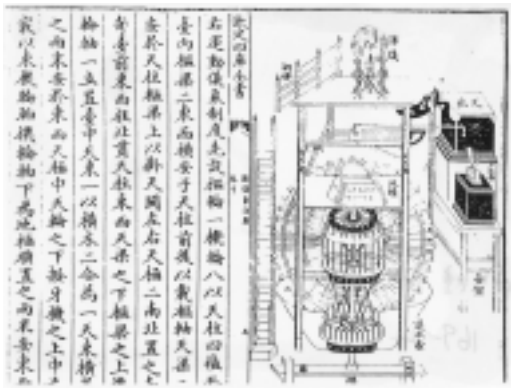


圖 169-2　〈運動儀象〉《新儀象法要》



圖 169-3　〈水運儀象台〉《新儀象法要》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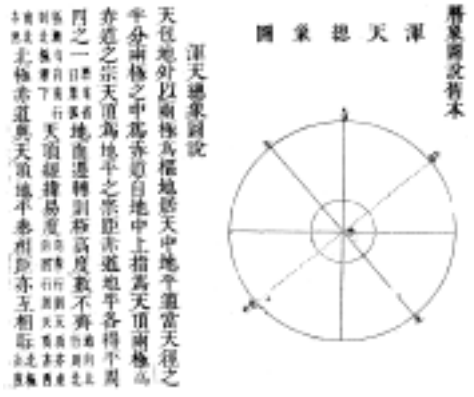


圖 169-4　〈渾天總象圖〉《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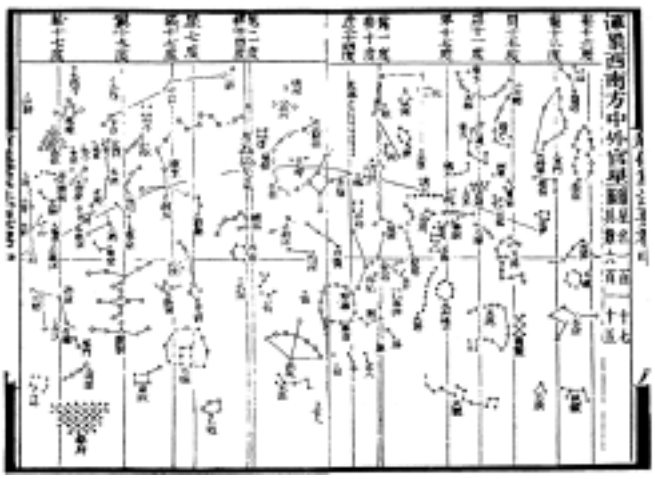


圖 169-5　〈天球星圖〉《新儀象法要》



圖 169-6　〈天文圖〉



圖 169-7　〈漆繪衣箱蓋面〉 曾侯乙墓出土



圖 169-8　〈木刻星象圖〉部分
安徽省盱眙縣東陽漢墓出土



圖 169-9　〈木刻星象圖模本〉林巳奈夫繪圖



圖 169-10　河南省洛陽市燒溝村第六十一號墓
隔牆門楣額正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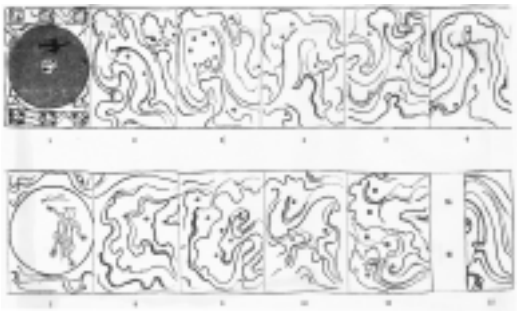


圖 169-11　河南省洛陽卜千秋墓天井壁畫
星象圖模本 部分



圖 169-12　〈星象圖〉山東省肥城縣孝堂山
石祠石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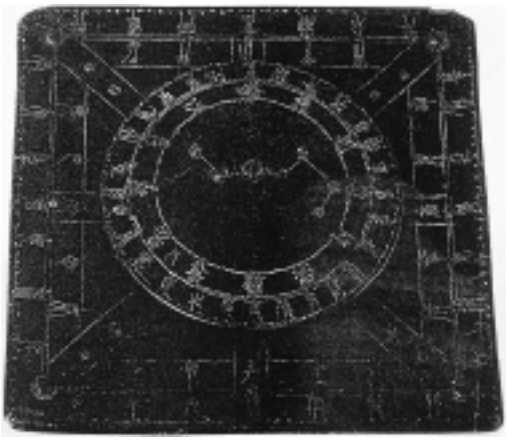


圖 169-13　木式盤　後漢 甘肅省武威市
磨嘴子第六十一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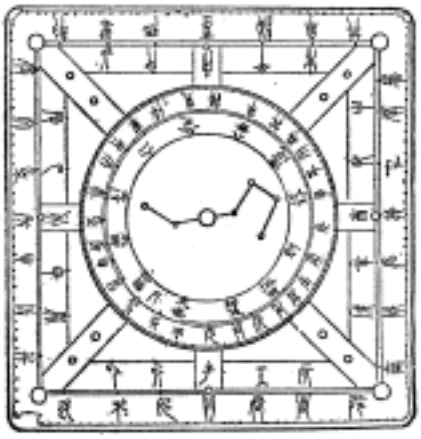


圖 169-14　東漢髹漆木胎六壬式盤　甘肅省
博物館（載自嚴敦杰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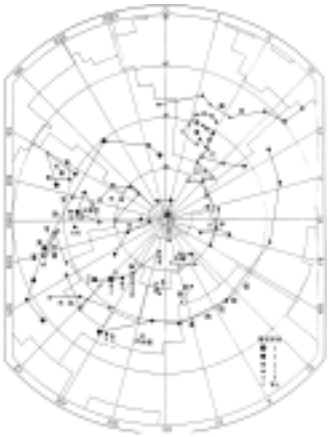


圖 169-15　《晉書》〈天文志〉
北極星附近星座
(載自 Ho Peng Yo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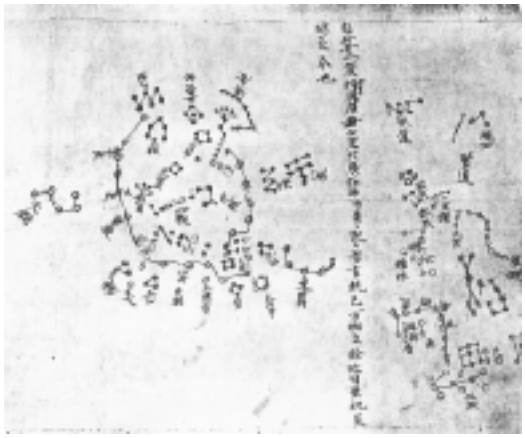


圖 169-16　紫微宮與北斗七星(左圖)大英博物館
斯坦因文書 no.33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9-17　五代吳越 錢元瓘墓石刻星象圖模本



圖 169-18　米芾〈方圓庵記〉部分
元豐六年(1083)



圖 169-19　〈帝王出行圖〉　山東武氏祠畫像石



圖 169-20　〈陽烏星宿畫像〉
河南南陽英莊漢墓



圖 169-21　〈金烏星宿畫像〉 河南洛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9-22　〈蒼龍星座畫像〉
河南南陽蒲山鄉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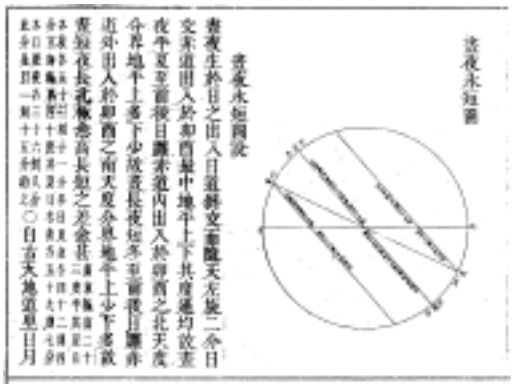


圖 169-23　〈晝夜永短圖〉《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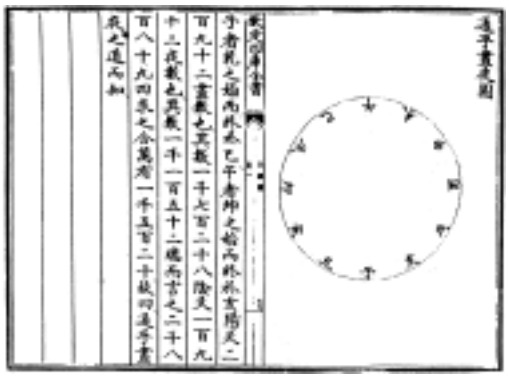


圖 169-24　〈通乎晝夜圖〉《六經圖》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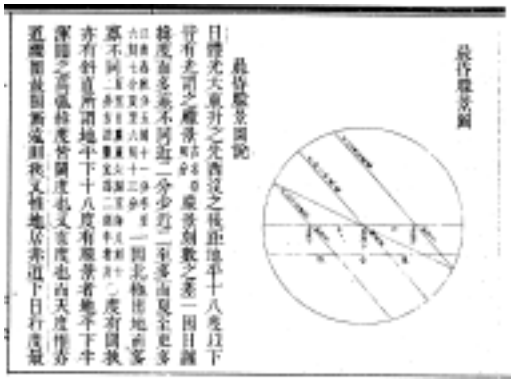


圖 169-25　〈晨昏朦景圖〉《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



圖 169-26　明 李之藻〈晝夜箭漏圖〉
《渾蓋通憲圖說》卷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